婦女雜誌

八月號

蒙疆女作家作品特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21 1468B

游泳是促進身心健康的夏季運動。

攝自本市中南海游泳池

•劉仁燕女士國畫介紹•

女士略歷：劉仁燕，字小俠，武昌人，幼嗜書畫，從當代畫家石冥山人習畫，傅嶽棻習詩更從陸和九習篆刻，肄業於京華美術學院及國立北京藝專，卒業後以成績優越，留任爲藝專國畫系助教，女士沉默寡言，嫻雅大方，雖小有成就，對藝事猶孜孜不倦，暇時，輒以國劇自娛，擅青衣，誠現代不可多得之閨秀藝術家也。（若虹）

㈠素香鳴禽㈡竹禽圖
㈢魚籃觀音㈣荇塘野鳧
㈤作者近影

她爾美 流動玉霜

有這麼一瓶維新的化裝品
冷液霜、玉霜、香皂全都不用

本品有冷液霜玉霜兼備之作用於淨面沐浴後使用可防止皮膚的焦瘁更可將榮養上所收攝的純素徵出乃是獨創的奇品。

各大藥房百貨商店均有代售

大東化學工業所北京支店

北京內六區西板橋大街一號

TELL-ME

卷首語

對日本新施策應有的認識

爲解放全東亞，爲建設新秩序，友邦日本奮起展開大東亞戰爭，在擊退英美以後，日本的眞精神，所謂『萬邦各得其所』的大理想，乃逐步實現。種種事實，證明大東亞已走上解放的新生大路。

在日本第八十二屆議會中，東條首相的施政演說，其中主要各點，如對既成之中日條約加以根本的改訂，在本年內援助緬甸，菲律賓，使其獨立，對南洋的原住民，講求迅速參政之方策，與泰國法印增進緊密提攜及友好關係，對印度獨立予以有力之支援等，乃是大東亞戰爭的最後目的，日本東條首相的重大發言，也就是把日本眞精神之所在，向大東亞，向全世界加以强調與闡明。表明日本對大東亞戰爭，已確立必勝體制，對東亞各民族各國家，必使各得其所，以爲大東亞解放而戰，尤其對華新施策的實踐，使我們感激而更加興奮，在這裡我們對於這種新施策，應該有一番正確的認識。

第一，日本新施策，是東方道義精神的表現，誰都知道，英美荷諸國在東亞的政策，是一種分化而統治的政策，這種政策用之於歐洲，即是勢力均衡，用之於東亞，便是離間中日關係，使之失和而互相鬥爭，以便利其侵略的計劃。反之，日本的施策，是與英美侵略性的政策相反的政策，如重光外相所說：『關於使大東亞恢復其本來姿態一事，前曾屢述其具體方案，此即對於各國或予以完全獨立，或許其廣泛的參與政治，以達成其希望，在相互平等互惠之關係上，樹立善鄰之協力關係。』這種政策是在使東亞各民族實現渴望已久的解放宿願，而恢復其本來的姿態，這種政策所依據的精神，純然是適應新時代的東方道義精神。

這種新政策用之於中日關係上，便是對華的新政策。自從國府參戰以來，日本的對華新政策就以最高速度，着着推進。例如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又如種種限制的轉移，多種產業的歸還，僅僅半年的時光，已有很多的實例，在我們眼前證明了。這種道義精神的實例，不僅使東亞人表示感謝，同時使

全世界也表示敬佩。

第二　日本新施策，在於謀求中國主權完整，完成中國獨立。我們知道凡是一個獨立國家，主權必須完整，這是毫無疑義的。由於上海租界畸形制度之存在，有獨立的行政權，課稅權，警備權及司法等權，成爲一個「國中之國」成爲英美侵略中國的土地，及其政治陰謀的策源地。在這一片土地上，中國的法律竟不能發生什麼效力，租界人士可以托庇英美人的勢力，拒絕接受中國政府的命令。這種公然蔑視中國政府的情形，遂造或輕視本國，崇拜美英的心理，這實在是一種非常令人痛心的現象。所以上海租界對於中國的影響，不但在經濟上爲害甚大，即在思想上，政治上，也有同樣大的害處。這種害處，凡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沒有不深切感到，而時時彈思竭慮想將牠消滅的。

大東亞戰爭是東亞全體的解放戰，當然包含中國的解放與獨立，所以中日協力擊滅英美，收回租界，實爲大東亞戰爭的目的之一，日本於本年三月三十日國府還都紀念日，即首先交還天津漢口等專管租界，於對華新施策發表後，更以援助中國的決心，實施交還上海公共租界，這一事實，充分表現日本願意援助中國獲得獨立自主，以共同奮鬥。

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首相既會發表談話，其中要點謂：『日本向極尊重中國主權，爲完成中國之獨立，撤廢治外法權，返還租界極有必要，對此會不吝加以積極之考慮。』其後日本朝野人士，相繼發表欲與中國眞誠爲友的言論甚多。總之，日本援助我國獨立自主，不僅出自誠意，而且是出之一貫的主張，自近衛首相聲明，至交還租界，再至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以迄東條首相施政演說，完全是一貫的，進展的，我們如果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當然就會明白此次日本的新施策，非是出於新的創意了。

在友邦交還租界同時，聽說重慶當局與英美方面，也曾表演了交還租界一幕醜劇，這眞是國際外交上一個大滑稽。

誰都知道，租界地全在和平區以內，英美方面所謂交還，重慶方面的接收，是接收了些什麼，這樣空口說話，眞不值識者之一笑。

再進一步說，我們記得過去中國曾經向英國交涉收回租界，可是那時代他們總是以拖延的手段拒絕交還，因有租界是英美對中國榨取的據點，沒有了租界，他們便失去壓迫中國的利器，所以絕對不能交還。這次戰爭的結果，英美從中國大陸退走了，而在這時候却要聲明交還中國，是不是一種欺騙呢？這一點，就是重慶治下的民衆們，也一定認爲可笑吧？

我們要問一句，英美既然也要交還租界，那麼爲什麼不在戰爭以前交還，而在戰爭敗退以後空口交還呢？足以證明英美的欺騙了。

第三　日本新施策，在於謀求東亞民族團結一致，爭取大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關於日本新施策在中國關係上的意義和表現，已如上述。現在我們從別的方面，也可以看出這種施策之新的意義。日本重光外相說：『對於擾亂東亞之安定者和平者，予以防禦。』又說：『今後此魔手若繼續存在，則我等即須始終從事防衛大東亞，此防衛及由大東亞全域各國家民族自動協力而實行者。實則如前所述，亞洲之解放，即我國策，若不解放大亞洲脫離英美之榨取，則亞洲即不能安定，更不足以談建設大東亞。』從這幾句話看來，就可以知道日本新施策的精髓，是要決心與英美周旋到底，並且與東亞其他各民族協力，以求最後勝利，而取得東亞的解放。

根據上面所說，我們對於日本這種充滿道義精神的新施策，自然是不勝愉快，然而我們在快慰之餘，應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好澈底的負担起我們的新使命，換句話說，凡是東亞各國家各民族，爲了各自本身的解放，爲了各自本身的福祉，當然要拿出所有的力量，來參加戰爭，邁向新的實踐之路，以求得東亞全體的解放。

（編者）

婦女雜誌

第四卷・第八期

封面：唐光藜小姐……本社
畫：㊀中南海游泳池……本社
刊：㊀劉仁燕女士國畫介紹……本刊
卷首語：對日新施策應有之認識……編者
月間時局要聞簡誌……本社……三
我們經心的修練妳自己吧……柳晴……三
摘下這可恥的帽子吧……徐蓮……四
女人・金錢及其種種意見……一汀……五
◇蒙疆女作家作品特輯・
「餞」……蘆蘊……六
「郊遊散記」……琅仙……一〇
「小曼」……品清……一一
「本刊優秀女作家徵文」評集……上官蓉等……一六
婦女問題講座……王賓孫……二二
漫畫與漫話……南羊……二四
婦女問題解答……本社……二六
蠟染工藝及其實用價值……賈正……二六
學校生活……女四中等……二八
我們要撲滅・傷寒・痢疾・霍亂……芝貴……三〇
體溫……何人……三〇
護育與人生……樊文美……三〇
戀愛・結婚……先璧……三二
從行經到生產……文潔……三二
口臭的由來……君英……三二
母親的話……侃箴……三三
記憶談……杜茱……三四
勇敢・膽怯・苦悶……書琴……三四
怎樣引起孩子們對藝術的興趣……哲西……三五
謊……羽卒……六六
非常時期的吃喝……士梅……三六
怎樣保健我們的消化器……蘭……三七
怎樣使家庭工作時間減少……貝雲……三八
兒童偷竊問題……貝雲……三六
頑劣兒童的教養……董訓……三九
職場與家庭生活……本社譯述課……四〇
長篇連載　譯文小說　母系家族・石川達三原著……梅娘……四二
編輯後記……編者……四八

華北作家月報
第七期已出版

卷頭語－柳龍光
新國民運動與文化建設－－喻熙傑
文化上的一個大問題－－－田沁
談「中國文藝」五月號－－呂琪
由「貝殼」談到新進作家集－步南
戲劇漫談－王則
參戰後的中國樂壇到那裏去－懸星
皮靴拳頭砲彈的宣傳漫畫－－王維
故舊－眞夫
鄉下的故事－－楊鮑
復仇－蕭菱
塵泥－林栖
詩與政治－－黃道明
半夜－陳綿
略談一談短篇小說－－楊丙辰－
（目錄繁多不及詳載）
（定價每册一圓）
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我們的意見

經心的修練妳自己吧！

・柳晴・

社會在變動中發展着，一直到現在，被視為奴隸的地位，與作為男人的附屬品的婦女們，已漸漸的解脫了桎梏，爭得了部份的女權，而插足在社會的中間了。

由多少年來事實的說明，女人的能力一點也不見得低於男子，她們也具有跟男人一樣的推動社會的力量，就以當前世界上互爭雌雄的戰爭而論，有的國家的女子，已經走上戰場，而在後方從事建設工作的，也大部份為她們所佔有，也即是對於戰爭的勝負，她們已經直接與間接的有了不可忽視的重大影響。

總之，女人在社會上已經漸有了地位，女人的責任是同男人一樣的重要與偉大，但是處在這半封建性的中國社會，在層層的重壓下，女人始終未能獲得真實的解放，而女權運動的提倡，因之也常被視為空虛的口號，這固然受之於客觀的環境的限制，但也不能不歸罪於婦女們的未能澈底奮鬥與進取。

當茲世界的狂潮急轉直下的時代，女人的力量已經得到適用的機會了，在奮鬥途中的女子，應該有充實的力量，但這種充實力量的來源，就在於自己時刻不斷的去修鍊自己：

一　獲得知識

「知識是我們前人與今人從事社會實踐的積蓄」，它裏邊，含有人類對自然對社會奮鬥的心血與結晶，為了建設現在與未來的社會，我們當審度這寶貴的經驗，作為我們奮鬥的借鏡與指針，沒有知識，沒有獲得這份前人的經驗，是會常感到跟盲人一樣的苦惱。

知識的來源，一個是書籍，一個是社會。

有人說：「書籍是青年人的良友」，我們青年人時刻不能離開書的滋養，因為書是人類寶貴經驗的倉庫，但是社會上的書很多，我們不能相信「開卷有益」這句熟中透熟的話，因為書裡邊，有些是超出現實的幻想，有些則是低級的趣味，有些個是胡塗的思想，所以這類的書我們是不能盲目便讀的，應該選擇與我們的現實有關，並足以促進我們現實生活進步的書去讀，並且應該時時的批判的去讀。

其次：我們應該時時用心社會自然的發展與變動，因為自然與社會，是產生生活知識的來源，從現實的觀察與研究中，可以產出新的經驗與奮鬥的法子。

二　熱情與堅毅

婦女們差不多具有奔放的熱情，但還有時却常成為婦女的致命傷，因為女人常缺少駕馭熱情的能力，一任熱情的流放，所以我們應當養成熱情與理智統一力。

再者女人的意志，應當堅毅，不要因為一時的熱情的衝動，與一時的困難而辦起某事，與中止某事，應該始終如一的努力。

三　生理的健康

生理的健康，是一切事業成功的出發點，所以對於身心雙方健康的注意與修養是盡人皆知，人人應當注意的問題，但在現階段的婦女們，有許多的已不能得到豐美的食物，但宜盡可能的吃用那花錢便宜而富有營養的東西，不必顧及到舌頭的美感。

四　優越的人格

女人的心胸，應當特別的寬宏，應該沒有偏見，沒有自私，養成愛人類愛社會的偉大的優越人格。

五　遠大的雄心

婦女們的心，應當修鍊到遠大，而有雄闊的地步，不應小看了自己，更不要相信世界上有所謂天才與命運，世界上的了不起的事業，女人一樣可以作的，不應該因為目前的一點小困難與挫折，而傷心與墮落，且有遠大的雄心，常會使妳不感覺到生活的倦怠。

青年婦女們！要經心的去修鍊妳自己。

月間時局要聞簡誌

六月十一日　▲斑泰雷利亞島義守備軍擊退登陸英美軍。▲鹽澤公使晉昇中將。▲阿駐外使節將全更動。▲國際共黨正式解散。

六月十三日　▲中日市民排球賽今日在東單練兵場舉行。▲日僑全面協力華北食糧對策。▲中日兩國相互了解為擊滅英美之基礎加藤報道部長在津發表談話。▲日本及其它諸國承認阿政府。▲「起來吧！」管翼賢情報局長廣播講演。

六月十五日　▲東線蘇軍攻勢復告崩潰。▲反軸心軍轟炸德國西部。▲拉姆培杜薩島義軍繼續抗戰。▲華北政務委員會公佈華北禁煙暫行辦法。▲北京急賑會捐款踴躍。

六月十七日　▲擊滅英美必勝民衆大會今在新新戲院舉行。▲地中海情勢突轉微妙義大利準備萬全。▲京市總會展開增產救民運動。▲華北最高指揮官岡村熱心慈善。▲伊拉克之政治情勢日趨惡化。▲杜省長兼任冀省保安隊司令。▲上海中國國貨及四明等銀行改組復業。▲羅納勵拉寧並謁汪主席。▲印獨立聯盟總裁感激東條演說。▲英皇出巡北非視察。

六月十九日　▲華北勤共會舉行私立

摘下這可恥的帽子吧！

•徐蓮•

時代的巨輪，將女子束縛的繩索漸漸鬆開了，所以大部分的婦女們，已經不用受那纏足剝耳的酷刑，而步入學校受教育，步到社會中服務，然而傳統的思想，釀成了社會中一向對女子輕視的習慣，所以仍不敢以頂大的責任，加到女子的身上，更有一部分反對女子入職業線的人們，還一邊袖着手冷眼的觀察女子的言行，而做譏笑和反對的資料，還有一般當職的大人們，因為他們根本不信任女子有做事的能力，但是又拘於情面，只好給女職員們不用辦事的位置，然而他們却不甘於讓她們白領薪水，所以在背後却給她們加了一個花瓶的名義，這個名義「花瓶」是我們女同胞們所公認的侮辱名詞，我們應該怎樣的將這討厭的侮辱的帽子摘下呢？那麼最好自己先反省一下，我們所以能被人戴上「花瓶」這帽子的原故，而將自己的劣點加以改良，將優點盡量發揮，博得人們的信任，取得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

「花瓶」是一個有美麗的外形而肚腹空空的東西，它只能供人們的賞玩，却沒有什麼大的用處的，他們拿女子來比做花瓶，自然也是基於這種原因了。

愛美本是人類的天性，男子也是一樣的好美，為什麼沒有人說他們呢？因為女子中有一部分，常常為了「美」而置身體的健康，行動的便利於不顧，却標新立異，這難免要叫人驚嘆了。

無論什麼事，「過猶不及」裝飾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為了「美」不防略加裝飾，然而却不要太過火，而掩蓋了天然的美更不要因為愛美委屈了自己的身心，防害了本身的自由。

還有我們認為以前女子的穿耳是一種酷刑，所以現在穿耳的人是少多了，然而還有一部分婦女，認為戴上耳環，是豪富的表現，是可以增加美觀的，所以雖然沒有耳朵眼，却要戴上那夾子式的耳墜這樣零星的受着夾子的痛苦與從前受穿耳的痛苦又有什麼分別呢？再如緊束胸等，對我們健康上，行動上都沒有好處，同時在「美」的方面，也不見得能增加多少，何苦來做這種傻事呢？並且我們費了很多的時間和金錢來裝飾，然而自己對鏡欣賞的時間，比別人看見的時間，要少幾十倍，又何苦受很多的累和痛苦，花用很多的金錢而給別人做為審美的目的物呢？但是我們就不講求美了麼？不在前面已經說過，好美原是人類的天性，所以我們不妨在不防害健康，不阻礙行動，不掩飾自然美的範圍內，來講求正常的美，這樣不但對於我們本身有着好處，就是這討厭的「花瓶」外號也可以有正當的理由取消一半了，同時我們還可以勻出一部分身體和時間，去做充實自已的工作。

我們如果希望將事情做得盡美盡善，那麼第一要項就是要有充足的學識，他們所以比喻女職員為花瓶的原故，自然也是因為我們腹中沒有充實學問，好像瓶的空腹的原故，因為女子，受教育晚的原故，所以社會上對女子的不如男子，多有一層原諒，同是做一件事情，男子做成功了，他們並不以為怎麼樣，而女子做成功了，却以為是件什麼了不得的事，同是一個畫家，[illegible]的能力是一樣的，然而女子受到讚賞的要多得多，社會上對於女子的能力能看重，那正是把評判的標準放低了，那正是看不起我們的表現，所以我們對自已是不能放鬆的，是不能原諒的，因為那樣正足以防害自已的前進，我們應該立定志向勇往直前，獲得寶貴的學識，而為應付社會的工具。如此一來，這花瓶的帽子，自然也可以脫掉了。

如果我們能充實自已的學識那麼社會的非議，自然可以無形中消滅，親愛的女同胞們，為了我們的前途，為了我們今後的地位，一定要照這樣的改變自已努力邁進，將這侮辱的帽子「花瓶」摘掉它吧！

中學生防共懇談會。▲中國記者蒙疆視察團今月舉行結成式由管情報局長出席致訓。▲「滿洲建設長足進展足供華北參考之資」王蔭泰由滿返京談。▲羅馬尼亞否認退出戰爭說。▲菲島獨立即實現準備委員已選出。▲駐日大使蔡培訪日首相。

六月二十一日▲　魏貝爾脫離軍籍轉任印總督佛霍萊克繼其後任。▲華中大批米面北運。▲江西省政府在九江成立。▲華北厲行統制食糧政策公定價格收買食糧。▲日機直襲新幾內亞。▲日永野寺內杉山三大將蒙特賜元帥稱號。

六月二十三日　▲京市警察隊舉行大檢閱。▲德蘇之戰兩年於茲近作最後大決戰。▲美底特律市黑人大暴動。▲華北物價協力委員會發表中日共同宣言。

六月二十五日　▲激發國民參戰意識推進新國民運動汪主席對日記者之談話。▲西南太平洋戰場航空決戰益激烈。▲伊郎南部發生暴動。▲全國經委會二次大會在南京舉行。

六月二十七日▲敵對基爾巴特島空襲未遂。▲華中當局展開獎勵貯金運動。▲滬公共租界收回後上海市管轄區城將重新改編。

六月二十九日　▲羅斯福策畫技窮美國內陣線即將破碎。▲日機轟炸廣齊克島。▲滬雜誌聯合會已成立。

七月一日　▲華北出版物檢閱室舉行成立典禮。▲華北七省市勦共委員會舉行

女人與金錢及其種種：

·一汀·

女人的世界裡，我們總感到金錢是萬能的，因爲一個花枝招展的摩登女郎，若是沒有金錢做基礎，那麼她的時髦衣服，流行的裝飾品，以及一切的交際，應酬，拿什麼來應付呢？所以我們認爲醉心歐化，終日講求摩登的女人，一味只知享受，消耗金錢來過日子，簡直是金錢的奴隸，時代的可憐虫，她們配說是人生呢？實在是醉生夢死罷了，在「蕩婦」中的女主角，把那醉心時髦的可憐虫，描寫的確是歷歷如畫了，我想一個女人若一味儘情享受紙醉金迷的混下去，那麼她未來的前途，也只好去走「日出」陳白露的路子了。

櫻花照眼的五月中，筆者因事搭石太路的列車去太原，在途中遇到兩個十足摩登的少婦，衣履入時不可一世的人物，看她的裝束似乎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誰知一路上所談完全是些低級的話，使我們坐在旁邊的人，心中不免有點那個了，她們不是誰的嬌妻，就是闊老的美妾，外表倒是很像一回事，實際簡直是金玉其外而已，她們的生活那樣優裕，坐在車上仍是百般的不滿意，不是袜子太瘦不時髦啦，就是旗袍裁的不合適，再不然頭髮燙的太短啦，總而言之沒有一句是人生正軌生活中應說的話，所以有人說：「男子的胡做非爲，全是女人給逼出來的」，這與古諺「家有賢妻男人不做橫事」相對照，實在是大可玩味，古來的賢妻能夠輔助男子成功立業的人，多的不勝枚舉，我認爲今日拜金主義的女人應該覺悟了，何必爲了妳們一時的享受，而使自己的丈夫身敗名裂呢？

人生在這個社會裡，金錢勢力兩件東西最好越多越大越妙，一個人有了金錢，什麼事都可以辦到，俗諺所謂「錢大通神，財能使鬼」。若是一個男人不但有金錢，而且有勢力，那是人生最幸運不過的了，因爲有了金錢勢力，不但一切問題都容易解決，而且就是性的問題也能隨意所之了，在我們中國這個畸形的社會裡，無論什麼樣的人，只要有錢有勢，就能到處受人恭維稱讚，給你歌功頌德，若是無錢無勢的人即使你滿腹的仁義道德文章，也是狗屁不值，尤其在女人的眼裡，只能看到金錢勢力，別的都是扯淡，不但現在如此，自古以來也是這樣，我們不看那說秦不遇的蘇季子回到家裡，妻不下紝，嫂不爲炊，及至掛了六國相印衣錦還鄉則全然兩樣，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又是何等的威風？由此看來男人若想得到女人的愛慕，只有設法去賺取金錢，想方策去爭地位勢力，否則，不但其他的女人對你冷淡，待你薄情，就是你的妻子，也許和你同床異夢。

孔德說女性是感情的動物，在她們全部生活史上，女性年青的時代，一味潛心於愛情的追逐，及至結了婚則把全部愛情移注於母性了，這是女性同胞的正常生活，但是我們中國自歐風美雨侵入以後，一般女子稍受教育，便把她人生的最大任務放棄了，在家庭中不能做一個賢良的主婦，在社會上又不能做個有用的人，她們的生活只是終日沉浸於浪漫旋渦裡，在燈紅酒綠中去追求性的安慰，把整天的光陰用在看電影，跑跳舞場，交男友……等上面，時光如駛轉瞬幾年，則人老珠黃，財盡錢空時後悔也來不及了，所以有人說中國女子教育走錯了路，每年耗去多少國幣，僅僅造就出幾個會寫情書，跑舞場，交男友的蹩料小姐而已，對於社會，對於國家，甚至於個人家庭，又有什麼用？

有人說女人金錢勢力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假如有了金錢就可以有勢力，那麼女人更不成問題的了，我們看看現在社會上有錢有勢的人，雖然年過花甲，他們不是照樣可以擁有嬌妻美妾麼，在那裡用金錢的鐵鎖，把一個醉心摩登的女人纏住了，她們又何常不是俯首貼耳的去讓那闊老及大腹賈去儘情享受她們的青春，她們的一切呢？女人，金錢，勢力，原來是這麼密切關聯着啊！

▲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朱深病逝。

七月三日▲食糧政策展開後北京糧業市場交易步入正軌。▲汪主席來蘇會見記者陳述清鄉狀況。▲華北農業增產推進委會組織增產督勵班分赴各地實施工作。

七月五日 ▲繼朱深後任者爲王克敏政委員長今日舉行就任典禮。▲張步雲中將脫離抗戰陣營。▲林多發島上空展開空中戰。▲王克敏委員長招待中日要人在懷仁堂舉行盛大茶會。

七月七日 ▲王克敏委員長派遣專員赴德義法西各使館作就任寒暄。▲我國駐日大使蔡培氏發表「七七」感言。

七月九日▲ 鮑斯激勵將兵東條首相倍受熱烈歡迎。▲食糧管理局令存糧超過半年者即須從速聲報否則決予嚴懲。

▲那次黎灣擊潰上陸英軍至急襲波布達巢敵之背後陣地。▲充滿壯烈鬥魂印國民軍舉行大演習。▲僞蘇魯戰區。呈漠落化。

七月十一日 ▲西南太平洋作戰反軸心國蒙受重大創傷。▲庫爾斯克攻防激烈德軍突破蘇陣地。▲東線激戰再行開展。

▲反軸軍部隊西西里島上陸。

七月十三日 ▲西西里島兩軍展開激烈戰爭，義防衛軍努力充足，敵登陸船多被擊沈。▲德佔領地住民，編成軍隊，協力德軍。▲北京市教育分會協議會圓滿閉幕通過議案二十件。▲第三國際宣告解散渝方積極壓迫中共。▲日首相視察南方終了本日午後返抵東京。

蒙疆女作家作品特輯

繼「滿洲女作家作品特輯」之後，本刊特於此期發表了這三篇蒙疆女性作家的作品，題名爲「蒙疆女作家作品特輯」。這裏我們特別要感謝『蒙疆文藝懇話會』的萬督先生，因他在張垣爲了這個特輯頗爲辛勞。

五月的天；淸明！朗爽！

柳花翻飛着潔白的輕絮，玫瑰散射着誘人的芬芳，在和風的輕輕蕩漾裡，整個塞北被沾染得溫慇而陶醉，誰說它枯燥？寂寞？看吧！哪一角落不是流露着綺麗！溫柔！

××山頭，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夾雜着資紫的小花，襯着疏稀的松樹，仰向着浮雲，驕傲着珍貴的生命，山坡前幾隻悍小的山羊，悠逸的散漫着，雪白色捲毛含着詩意的犄角，刻劃出它們可愛的輪廓。

八角亭畔，兩個年靑的孩子相對底默坐着，女的一副俊美的面孔上鑲着兩棵晶瑩的眸子，腦後拖着一條結着紅絨的髮辮又長！又黑！樸素中顯得秀美，溫柔中透露莊嚴。男的呢，藍布衫褲裹着英挺底身軀，醬紫色的皮膚包着鐵一般的腕臂，處處都顯着結實！健壯！

這時，他把目光由羣羊裡收了回來，用左手托住了下頦迷惘的凝視着遠山，任陽光自由地愛撫着他那健康的面部。

「阿章你看！這時光！這情景！這……多美啊！」

「是的！小姐！」

「好像我早就說過，不許再這樣叫我！」

「可是……」

「可是！可是甚麼？可是我是主人的女兒，你是僕婦的兒子是不是？」

「男的羞紅的低垂了頭，保持着他一貫的沉默。

「阿章！你看！」她爸指着山角下幾片碧油的農田－那油綠的禾苗和小麥，還有這山羊和菜園，哪一樣不是你的血汗所培植？阿章！你應該驕傲，你的勞力維持着我們母女的衣食，雖然你故去的母親是個被男人遺棄的傭婦，可是我們已不把你當傭人看待了！」

「這！我應該感激，前幾年允許我和妳一樣的念書，現在又是和妳們同樣的享受，我常爲這不安，爲這苦痛！小姐！我想不出更好的報酬。」

「又是小姐！多討厭！阿章，叫我玲！」音樂般的語調，由一排小白貝裡傾吐出來，溫柔得使人不能不醉。

「……」他的確沉醉了。

寂默！難堪的寂默，在兩人中間繼續了下去。

赧紅在彼此的臉上，增加着！傳播着！

他的嘴唇不住底輕輕的顫動着，好似一道將被潮水冲裂的河壩。

她呢？懷着一顆激列跳動的心，在期待着一句話：

「玲！嫁給我吧！需要妳正像需要我的生命！」這樣熱情的潮水，若能衝出那道河壩，她一定會毅然底將自己投進那偉大的洪爐裡－倚在那結實的胸脯前，流着喜的流着那幸福的淚水。

可是！那道終於擋住了奔騰底熱潮。

忽然，一層濃重的悒鬱，遮沒了她的紅暈。

「阿章！知道嗎？關於我的婚事！」

「妳五歲的那年就配給劉家了！是不是？」

「是的！這完全是媽的主意，現在人家就要迎娶了！」

「迎娶？」他猛的抬起頭來，兩眼睜得圓圓地。

「不錯！因爲他病得很重！要我去冲喜，」淚水集成了圓珠，晶瑩的！發光的！滾下她的兩頰：「我眞不願和一個比我小五歲的小癆病兒去……」

「太太的不對，妳應該原諒，她…她也是個可憐的女人…」艱難的痛苦的，他勉強吐出了這句與心相違的話。

「可是！我…我…」兩朶紅雲湧上耳根，未完的話，被處女的嬌羞哽咽住了。

俄然，晴朗的天空，飛來幾片濃重的烏雲，漠風捲着漫天的黃砂，瘋狂而凶暴的咆哮着！激盪着！將太陽吸進了雲的裂層，世界在剎那間整個的變成了陰沉！灰

唱！

懷着同樣陰沉！灰暗心情的他和她，趕着山羊，飛快的向山下移動着。

夜晚，狂風夾着急雨，急急底落了下來。

她孤獨而無聊的坐在燈下，聽着那遠方隨風送來一陣陣野馬的嘶嘯；一串串駝鈴的交響，悒鬱與空虛將她推入了茫然追懷的陷阱。

在逝去的一串時光裡，在同餐共讀牧羊拔草…裡度了他們的童年，僅大兩歲的阿寶却處處給她以愛護與關切！偉大的友愛交織在少女純潔的心田，幻想着那鐵般的臂膀能給她將來的幸福，那健壯的胸脯會給她永久的快樂，但實際呢？所給她的只是沉默！神秘的沉默！

幾次，她想將自己的心解剖在他的面前，可是少女的矜持；小姐的身份，都不允許她有這樣的舉動，尤其担心着他會給她一個沉默難堪的拒絕。

今天，只要他肯說出一句，僅只一句他要她的話，那麼她一定會不顧一切底伏在他的肩頭流出悲哀的淚水，重振起求生的勇氣，去反抗那不合理的婚姻，不然！她情願隨着他走！甚至陪着他死！

可是！現在；這憧憬的夢破了，徹底破了！他並未曾給她一絲滿意的表示。

她又想起晚飯時，媽提起她的婚期，她用力咬住下唇，極力制止欲流的淚水，不會反抗，不會辯駁的默允了。不錯，媽是可憐，沒卜生就死了爸，由媽的手含辛茹苦的扶養着她，十八年不是一個暫短的歲月，如今，只要媽喜與媽快樂，她甘心犧牲自己，何況，這至少也是給他一個報復！他是怎樣的傷了一顆少女的心啊。

在怨恨與悲痛的交織下，她蜷伏在被裡足足地失眠了一整夜。

玲出嫁了！

那天開始了像把戲似的婚禮，她沒有快樂！沒有悲哀！只懷着一顆麻木的心，被轎子抬到劉家，同她一樣被人擺着像傀儡般的是一個瘦猴的孩子，蒼白枯憔的臉上，掛着未乾的淚痕，頭無力的低垂着，眼睛疲倦底微合着，他剛跪下起來，起來跪下，一個一個的，瘟着數不清的頭，病弱的身子，再也經不起這樣的折磨，終於，他猝然的昏過去了。對於這孤弱垂危的小生命，她不由的感到了一種憐憫的同情。

幾天過去了，雖然她衣不解帶的侍奉着，但媽帶來的喜氣，仍趕不走纏繞的病魔，看着他那痛苦的掙扎，她再不忍看下去了，於是她鼓起勇氣去求那驕悍而固執的婆婆：

「媽！他很苦，請個醫生吧！」她小心的囁嚅着。

「年青人懂得甚麼？沖沖喜就會好的。」老太太的確是這樣相信着。

「媽！他的病實在很危險！您…您…」淚水在眼眶裡打着旋。

「得！得！少費話！他是我的兒子，我自有主張。」

「…………………」

在焦急慌恐中，又換過了七個晝夜。

巫師連續的請過了三次，病非但不見起色，反更變得加劇，一家人都慌了手脚，失了主見。

在一個悲風凄雨的晚上，他忽然睜開一對陷入眶裡的眸子，瞪視着滿臉淚痕的玲，乾柴般的小手拉住玲的手腕，嘴角痛苦的抽動着，兩顆將枯的淚珠，由眼角滾落枕邊。

「我…我…誤了…妳」一陣激烈的痙攣合上了眼皮，他這短促的人生旅程，遺憾的告了結束。

她的血奔騰着，週身強烈的顫抖着，頭好似要爆裂，心好似要崩潰，突然，她俯下身去，捧起那個枯瘦的頭；一聲撕碎內心的哭叫窒住了呼吸，立刻昏倒在冰冷的屍體上……

× × × ×

孀居的日子，在孤苦中捱過了一個整年，過去慘酷底打擊和創痛，使她對人生完全感到失望和灰心，所有的只是空虛！悵惘！悲痛！

在這一年間，她被認爲了人羣中的不祥物，「掃帚星」代替了她的名字，婆婆小姑的冷嘲熱諷指桑罵槐成了家常便飯，不錯！的確是成親不到一月就死了丈夫，但！這能說是她的過嗎！她日夜爲那些無謂的議論苦惱着。

「屈！苦！應當忍耐，這是我們的命運，孩子別忘了！我們是女人……」媽的話時刻響在她的耳邊。

「這是命運？」她常這樣反問着自己。

她好像一隻喪了同伴失了自由的小鳥，被關在金絲籠裡，有吃有喝！任人的擺弄，只是不許飛翔出去一步，她渴望着那海闊天空的自由！偉大！

機會來了，小鳥終被放而飛出了牢籠。

爲了母親的病，她又回到那曾經消磨過十八年歲月的甜蜜的家。

阿寶的蒼白！消瘦！給了她一個意外的驚疑。

久別重逢，他對於她反倒極力的迴避着！沉默着！

在玲細心的調護與安慰下，母親終於回復了健康。

她悒悒地默默地計算着那將要到來的歸期。

意外的事情，帶着不幸，降臨在某一天的深夜。

那正是一個瘋風狂吼的夜晚，因爲鄰人的失慎，引起了驚人底火災，熾烈的大火一直衝進了玲的家，庭院，門戶，窗口閃耀着激烈的紅燄，嘈雜的喊叫，悽慘的哭聲，完全嚇醒了睡夢的母女，玲戰慄的扶起母親，驚慌底想逃出房門，但！立刻

一聲恐怖而絕望的慘叫被濃烟奪去了所有的知覺……

太陽鎮靜底由東轉到了西，照着那片餘烟未熄地淒慘的瓦礫，也照着那一間簡潔病室裡睡在病榻上的母女。

被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喚回玲的神志時，已經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披着全身雪白的看護，試試她的溫度，診檢一下她的脈，親切而和靜的送給她一分溫柔的微笑。

「難過嗎？」

「很好！謝謝妳的關心！」她把目光放到了對面的病榻上：「那…那是家母？」

「是的！」仍舊浮着溫和的笑「請放心，她的健康不會受到損害，她在安睡着。」

「貴姓？」

「趙！」

「啊趙小姐！請告訴我一點關於昨夜火災的事。」

「啊呀！那眞是一場了不得的大火！」

「那麽！房子？我家的房子？」

「還有房子？剩下的只是幾堆焚餘的瓦礫和幾塊立着的殘缺磚墻」

「或者妳能夠知道一點關於阿章的消息！」

「阿章？」

「是的！在我家幇工的一位青年。」

「噢！他…他……」看護在記憶搜索出一個勇敢的影子。

「他…他的生命…沒有…喪失？」她週身地血液高度循環起來。

「沒有！完全沒有！不過！這更是他的不幸。」

「爲甚麼？」她全身戰抖着，猛的抓住了看護的手腕：「告訴我！爲甚麼？」

「他變成了可怕的殘廢……」

「殘廢？」她眞不敢相信自己的聽覺，這麼英挺！健壯！結實的阿章殘廢嗎？

「是的！阿章先生殘廢了，他再也不能見到自己所要見的一切了！」

「妳的意思是……」她的心跳到了口腔。

「是他瞎了。」

「啊！他瞎了！」驟然的哀痛顫動了她的聲音她的心，她頹然底將頭埋在兩手間。

「不但這！週身還受了很多的傷，這慘酷的傷將使他變成一個肢體不完全的廢人。范小姐！請原諒！這應該說都是爲了妳！」

「爲了我？」她猛的抬起了埋在手間的頭。

「是的！請安靜些！讓我告訴妳這事實的經過，昨夜當濃煙奪去你們的知覺時，立刻被兩隻有力的鐵臂救出火窟，這人無疑的就是阿章先生了。起先，他自己本已脫出火險，當未發現他的女主人後，又衝進了火窟，設法用繩子由房頂救妳們脫了火險，就在這時房子被燒塌了，未容他逃脫的陷進了强烈的火窟裏……」

「啊！後來呢？」玲痛苦底驚叫了起來。

「范小姐！請鎭靜些！後來他的勇敢感動了鄰人，拚命底把他由灰燼裡搶救出來，抬到這裡施了一整夜的手術，現在總算脫離了險境，可是據醫生說火傷底痕跡和兩眼的失明恐怕再沒有希望恢復了。」

「范小姐！醫師吩咐我交給妳，據說這是由他身上遺落的。」看護由茶几上拿起一個不大的方紙包，塞在了玲的手裡「爲了尊重自己的人格，與醫師的命令，誰也不曾揭過它的封面。」

玲好似臨刑的犯人，忐忑而戰抖地掀開了它的第一頁：

「拒絕一切人的翻閱！除了玲」

心跳得好似要由口腔裡衝出來，陷於半昏迷狀態中的玲，强鼓起最大的勇氣，咬緊着牙根狠命的看了下去。

×月×日

由今天起，决心寫日記了！爲了這夢幻般的現實。

活着時；不敢將自己的心事吐露在所愛人的面前，死後，她若能知道，世界上曾有過一個痴情的傻瓜，爲她快樂，爲她痛苦，而感動得流幾許同情的淚水，我一定含笑於九泉了。

她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都是甜蜜的，可愛的！好似久旱的甘露，只有這甘露纔能滋潤我這枯乾的心苗。

幾次的想對她說「小姐！讓我永遠伴着妳吧！」但！那懦弱和靦覥制止了眞情的流露。

實在！小姐和傭人中間是隔着一段堅厚的名分的牆界啊！

午飯後，我到後園去種菜時她又悄悄地跟我去了，她忘掉太太囑咐說我們年紀大了，不應再在一塊斯混的話了。

「阿章！你在憂愁？」回家時，她溫柔的責問我。

「我的小姐！是爲了妳喲！」溜上嘴邊的話，又嚥了下去。

×月×日

今天晚上遇到一個可憐的女人，坐在田隴旁淒慘的哭着，四周圍了好些人，據說是個結婚不到半年的新娘子，忽然被丈夫遺棄了，關於遺棄的理由，好像是她丈夫愛上了另外的一個女人。啊！世界上不平的事太多了。

×月×日

眞是意外的災難，她竟病了！由早到晚也不曾見到她的影子，多寂寞！

這一天在焦急與不安中勉强的混過去了。

×月×日

已經三天挨過了，她的病還不見好，我失落魂魄似的無心於工作，呆望着飄蕩的白雲，幻想着她和病魔掙扎的痛苦，不由得兩行熱淚流下了臉邊。

上帝有靈，我願代她受這折磨。

午夜，我在庭院悒鬱的徘徊，遙望着

她房中模糊的燈影，聽着那凄慘的呻吟，再也禁不住這痛苦的打擊，跑進房裏，將頭埋在兩隻手間，天哪……

× × × ×

讀着！讀着！感激！驚喜交織成兩道熱泉，滴出了眼眶，現在，纔瞭解了他這顆心，過去的推測，她是完全的錯誤了，現在！晚了！他殘廢了！她嫁了！

她極力抑止着悲痛的衝動，再鼓起勇氣讀了下去：

×月×日

感謝上蒼，她的病好，一整天，微笑未曾離過我的嘴角。

×月×日

日記間斷了好久，本來，心緒這樣混亂，怎能再提起筆來？

近來！被一種奇怪的思慮，日夜的折磨着，好似一條毒蛇在狠噬我的知覺，我的神經——她要出嫁了。

我總想坦白地懇求她「小姐！別離開阿章！」可是，每當那神與純潔的體型眞的擺在眼前時，却又囁嚅的張不開嘴了！鬼！懦弱的鬼！

這盤難下的棋，應該怎樣走才對呢？

×月×日

今天晌午，我放開羊圈時，她又悄悄跟我上山了，我倆在山頂的草地上並排着坐了下來。

天知道，裝滿了一肚子委屈的牢騷，我却一直沉默着不吐一字。而胡亂的遐想着：

「表白心跳吧！忠實地！誠摯地！」於是鼓了最大勇氣，把臉轉向了她。但！立刻一陣赧紅湧上耳根，心激烈的跳着，結果又嚥回了要說的話。

在我難堪與窘迫中，她却默默地呆望着那變幻的浮雲。

少女的心是多麼難捉摸啊！

後來，聽到了她的婚事，心更像刀刺般痛楚起來。

「小姐！嫁給阿章罷！」可恨這眞情的吶喊，只是在腦海中旋轉。

這一夜，又害了可怕的失眠。

×月×日

她走了！她一聲未響的被轎抬走了。

冲喜！哼！多好聽的名詞，奪去了我的憧憬！我的生命！我的靈魂！

甚麼都失去了興趣，就是親手飼養的山羊，培栽的園苗，都失了往日的可愛，變成了無聊！灰心！

絕望！只剩給我一個絕望……

×月×日

…………

× × × ×

「趙小姐！請求妳！允許我立刻去見他。」玲再也沒勇氣看下去了，猛的合上日記，一種異樣情感緊抓住她的心。

「可是……」羞赧臉上印滿了爲難的色彩。

「我想妳决不忍拒絕一個不幸人的要求！」

「……」同情的淚水浮上看護的眼臉。

「答應我！我……我實在不能再等待了！」

「醫師說他不能再受刺激，禁止任何人的會見」。

「不！我的會見！一定會加強他的健康……」

「范小姐！請原諒！我不能不遵守醫院的規則。」

「對於病人有益的事，或許醫師不致反駁。」

「好吧！不過爲了免負我的職務，不得不先請求醫師的允許！」

…………

一齣人生的悲喜劇，發生在另一間病室裡：

「夢！又是夢！」他用纏滿繃布的拳頭用力底擊着受傷的頭。

「不！這是事實，站在你面前的，正是你日夜爲她祝福的玲！」

「啊！是她！確是她銀鈴似的聲音！」他興奮地喊了起來「不！我不能這樣幸福，尤其當這不幸的遭遇之後。」

「章！你安靜些聽我再重複一遍，請允許我永遠愛你！」

「不！不成！」

「爲甚麼不？我敢說你是這樣期望着。」

「不錯！從前這正是我日夜祈望的，可是現在！現在不成了！我不配再獲得這清高的！純潔的！偉大的心！」

「章！請你明白！這是她自己的情願！」

「可是！妳的家庭——公公和婆婆！還有那死去的掛名的丈夫與社會上的批評……」

「爲了我的理想！我的意志！我的幸福……也顧不得那許多了！」

「妳的幸福？」

「是的！不明白嗎？可憐的章！能永遠伴着你正是我的幸福！」

「可是！我是個殘人！」

「我愛他靈魂的清高！」

「可怕的火傷，將是一面醜惡的標幟！」

「我敬愛他的勇敢！」

「又是一個看不見的瞎子！」

「我可憐他的不幸！」

「假的？」

「一點不假！章！請相信玲是不會說假話的人，外形的缺殘，遮不了你內心的完整，身份的卑下，掩不了你靈魂的清高，這樣人才配稱作神聖！偉大！我要爲神聖而偉大的人，勇敢的活下去！」

「玲……」他戰慄的抓起那雙柔軟的手，熱淚自受傷的眼眶湧過瀑布流到腮邊，這淚是驚喜的！感激的！悲痛的！

「章……」頭倚在他的胸前，淚水潤濕了兩頰滋透了他的胸！這淚是快樂的！欣慰的！幸福的！

…………

外面；漠風發出響亮的歡笑，好似在爲這對悲喜中的人兒祝福。

作者略歷：
盧纖，二十一歲，現任張家口特別市公署弘報局總務處庶務股。

郊遊散記

塞上的春，照例是姍姍來遲，所以春底尾巴，能一直拖到端午，潔白底柳絮，飛舞在晴空裡，替代溫和地帶底蘆葦，榴花，來點綴夏底節令。

「每逢佳節倍思親，」飄零在異地底×，看著柳絮，感慨到身世的悲哀伶零，寂寞……

人是最重感情底動物，獨處在惱人的節季裡，總期望有人來慰撫她，同情她，我想×，也能感覺到這一點罷。

我與她，有四年的交誼，交誼雖然泛泛，但以前的一切，終在心旌上憧憬着，何況她的孤芳自賞，很使我感覺同情，而可憐她的遭遇；因爲這，所以我們約定端午日到近郊去散步，免得她增加節的惆悵。

這是前一天的事。

次日，傍午天氣，濃濃的雲，遮住了日光反射底熱度，以風吹着衣袂，我們緩緩底步出了塵囂的都市，在四圍含着青色的山谿上，無目的的走着，郊野的草色，襯著長堤上柔嫩的垂柳，若遠若近底，令人感到綠的幽靜。潔白的羊羣，自由自在底起伏，好像碧天底白雲，無人管束。

遠遠望見賜兒山了，想起山上底甘泉，就會心底向山底途上走去，走着走着，迷路了，用幾塊糖，請牧羊底孩子，指示我們到目的底途徑。

路上清靜得只有鳥聲，隱隱的叱犢聲，自然的靜美，充滿了大地。

有伴侶，前進的步伐，不但無形的加了速度，而能忘了疲倦，偶然抬起頭來，已經到了山腳了。雲泉寺底殿宇，參差在深綠的樹叢中。

我底身體，不想却比×弱，剛到了山腰，微微的喘了，額上掛著汗珠，於是我們就坐在一株小樹的蔭影裡，望着都市的遠景，密密的房櫳，高高矮矮底排列着。

×緩緩底低下頭去。

「人們都好隱藏自己的哀樂，去批判人的是非，好像這房櫳，包住了人的一生，却叫坐在山上的去眺眺。」

×底自語，使我惘然。無意中想到了桃花，我問×

「喂，妳說墓存的桃花，遭遇可憐嗎？」

「表面上看來，似乎可憐，但桃花的凋謝，正是結果的先兆，實際上並不可憐，菊花倒比較可憐。」

「何以呢？」

「妳想，菊花開在凄涼的秋季，孤獨而無伴侶，所謂勁健，清高，有幾個能夠領略，花盡了，菊也完了，根本談不到結果，或者拿他做藥材，熬出汁來以後，也不過同其他的凡卉俗草，一起棄在道路上，去供人底踐踏，清高，勁健，無非是過去底虛名。」

一輛汽車，旋風似的過去，打斷了我們的遐想，鼓起前進的勇氣，不多時，步入了雲泉寺。

寺內，巖石下，隱[illegible]兩口泉，一口是清冽的泉水，一口是白皚皚底堅冰，人情底冷暖，距離也不過咫尺罷。

殿宇隨着山勢，參差高矮的排列着，八角底小石亭，聳立在右邊的山嶺上，矮矮底小松，圍着亭的三面，被山風吹出謖謖底松濤，有意無意的鐘聲摻雜着，我的心，像止水一般底靜，×也靜靜的揚起頭來，看着天空的白雲。

藥王殿，建築在山的高坡，坐在殿前的階石上，可以看遠山，關敵，路上的人，樹，車馬，羊羣，殿宇起伏的屋脊鴟吻，曲折有詩意的西沙河，天上的雲，除了一兩聲鳥的鳴噪，靜到能聽見自己的呼吸，心與大自然，漸漸底混合一起，得失榮辱，都泯滅到不可追憶的境地，大自然的美，才是人生的真善美，幾時才能歸到這真善美的懷抱裡呢？

×回過頭來，看着我。

「一個人，能夠在山明水秀的鄉村裡，與同心的伴侶，栽培一座大的果木園，每天，看花調禽，登山聽水，過着優閒的歲月，花時過去，果實也成熟了，一年的生活，也無問題的解決了，能夠這樣，我想一生會永遠的快樂吧。」

「是的，本是心底享受，超過身底享受，不知有多少倍，我也時常的夢想這樣的幽閑的生活，可惜我生長在風尚土厚的塞上，不知幾時才能夠走進這夢想的樂園呢？」

「人間世，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支配環境者，一種是受環境支配者，我們自問，是受環境支配的，環境的驅使，也許會叫我們享受這種清閒的。」

我默默的點着頭。

山坳裡的風，漸漸的大起來了，炊煙也漸漸的厚起來了，我們戀戀不捨的站了起來，準備着歸去。

在山門的左近，折了不少綴着小黃花的枝子，慢慢的步下山來，涼爽的晚風，從背後吹來，我們的髮，自然的紛披着，×的長衫，飄忽得像蝶的粉翅；路上人更少了，羊羣也要回到牠們的圈裡去，牧羊的孩子，揮着鞭，唱着無腔的山歌。

路旁，小村舍的門前，站着兩位老太太，注目的看着我們，心裡也許說；這姊妹倆……我們也相視微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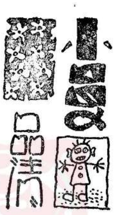
高聳而莊嚴的玉皇閣，聳立在半空裡，金黃色的斜陽，在飛簷簷脊上，放着耀目的光彩，這偉大的建築物，正是我們歸路底目標。

風，慢慢的靜下來了，手裏的花，放著一陣陣的幽香，使人興奮而忘了疲乏，歸路，自然的一步比一步近了。

夕陽下的鴿子，振着翼，在天空裡飛着！大概也十分快樂吧。

·作者略歷·

田慧竹，二十四歲，察哈爾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現任職於張家口放送局。



當清脆的鐘聲，剛響過第一下的時候，蜂擁似地，學生們已經很快的跑出了教室的門，寂靜了一個鐘頭的校院，頓時起了一陣紛亂，玩排球的，網球的，散步的，談話的，叫的，跑的，跳的，每個院落裡，都充滿了活潑而有生氣的現象。

芍藥圃的後面，站着一個美麗的姑娘，沉靜的看着芍藥花，一件黑大衫襯托着她那嫩白的面皮。

「喂，小柴，那是一個新生吧，我從來沒見過她呢！」我指着那位新同學。

「是的，你怎麼不知道呢？關於她的事早已傳遍全校了，」小柴驚訝的說着，好像我的消息太遲慢了。

「是嗎？有什麼可轟動的？」

「妳知道她是一個寡婦嗎？」

「寡婦？」我眞奇怪極了，小小的年紀，怎麼會是寡婦？在我整個的腦海中翻起許多的問號。

「噢！她已經是結過婚的人了！」我自言自語的說着不知爲什麼我好像是失望了。

「不，她不會結過婚。」

「不曾結過婚，爲什麼稱她爲寡婦？」我緊握着小柴的手，等待着她的答覆。

鐘聲又起了，院子中的人頓時又靜了下去，默默無聲息的，進入各個的教室，我懷着整個懷疑的心情，被小柴也拉進教室裡去。

× × ×

圖書館，靜靜的好像是久已落漠的古寺，大家都在低着頭，專心的預備着自己的課程，在窗邊的書案旁，坐着一個姑娘，看去也不過十六七歲的樣子，短短的頭髮，穿着一件淺藍色的大褂，赤脚穿了一雙白球鞋，雖然是相當的樸素，但是在她那清秀的眉目間，自然流露着天眞活潑的可愛，她俯在案上寫了一個字條，然後抬起頭來看了看時計，已經是快十一點了，於是她把書都裝入書包中，輕輕的走到一個看書正看得出神的青年身旁，她沒有說什麼，她只把字條放在那青年正看的一本書上了，青年突然突起頭，微笑了笑，她指着字條讓他看——

「先生：你可以犧牲一點功夫嗎？到外面談談，因爲我有一點事要求您。」

他看完了立刻站起來走向門外，她也默默的跟隨着。

「什麼事？陳小姐，」青年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來溫柔的問着她。

「黃先生，您有功夫嗎？」她活潑的跑上前一步，和那位青年已經踏在一條線上了。

「現在嗎？我正借着圖書館的書，查點東西，明天我想還要用，」他仰望着天，好像現在實在是忙。

「不是的，黃先生，我是說，希望您有功夫的時候，給我補習點功課，」她那一雙長睫毛的眼閃爍着發出希望的光。

「補習功課？什麼功課？我眞奇怪，像這麼小的年紀，會這樣用功，每天鑽在圖書館裡，現在又要補習功課，妳不是才高中一嗎？」

「黃先生，到那樹蔭涼的地方說吧！您都出汗了，」於是他們便走到前面的樹蔭底下。

「黃先生，您不知道，我若是現在不用功的話，下學期就念不成了，本來我是不知道念書的，可是現在沒法子，不能不念了」，她那眉頭緊鎖着，好像是有許多說不出來的苦衷。

「怎麼會事？」

「上學期因爲不用功，每天老是玩，結果成績報告書上，有許多不及格的功課，本來是應該退班的，可是因爲父親和校長很有交情，經父親的要求，算是給了我補考的機會，父母都罵我，說我沒出息，姐姐要比我強的多呢，她在德國學醫，棒極了，完全是官費，我爲了要賭口氣，所以非好好念書不成，我一定不讓我退班，黃先生，希望您帮點忙，」她簡直都有點不好意思了，兩隻手只是絞着手絹。

「噢！原來這樣，沒關係，我一定找出時間來帮妳的忙，但是妳爲什麼不叫妳父母請先生教呢」。

「不，因爲我會經說過，不用先生，教也要預備會，本來他也要給我請先生的，可是被我拒絕了，我自己預備些日子總是明白的不透澈，幾次問先生，先生都解釋的很好，所以我不怕碰您的釘子，硬着臉皮來煩您，我一定不讓您白教我，一定要給您相當的報酬」，她說得很痛快。

「太笑話了，帮一點忙，還談什麼報酬不報酬，况且妳這樣知道努力的人，我太高興帮忙了」。

「謝謝您」笑容可掬的鞠了一躬。

「太客氣了，從明天起，早晨我們早來一會，彼此研究一點，然後我們自己再各自的預備功課去」。

「好極了」，她高興的幾乎要跳了起來，流露着一個孩子應有的暢朗。

「那好吧，我還得查我的書去」，他看見她手中提着的書包，知道她準備着回家。

「黃先生，快十二點了，您不吃飯去嗎？」

「是嗎？我收拾東西去，再見！」一面說着很快的走了，好像時間在她是太寶貴了。

「再見」，她高興的也走了，一路上快樂的臉上發着得意的微笑。

× × × ×

時間在他們之間已經有了一個月的師生的關係，陳小曼爲了感激，敬慕，因而對黃克仁漸漸生了在「敬」以外的另一種情感，黃克仁也因爲陳小曼的聰明，伶俐，活潑，天眞，同時也有了愛的萌芽，日子是不會永久平靜的，當故都的人們聽到一聲聲連續不斷的砲聲時，整個的人心，都起落在不平的波浪中，蘆溝橋撼動着驟然的劇變，同時火車也在載走了無數的奔跑着，整個的故都將在紊亂的陣容中，陳小曼的父母爲了環境再不許可他們停留，只好毅然決然的要離開了故都，回到故鄉香港去。

小曼是個倔強的孩子，她不願拋下她所敬愛的人，同時她也感覺到回故鄉又該怎樣？時局的演變也不過是一刹那的，她決意不走，不願意盲從的跟隨她們走，她要自己在故都裡求學，因爲在她心的深處，早已厭惡了這個束縛她，輕視她的家庭，她願意自由任性的生存下去。

風聲是一時緊似一時，火車也將要停頓了，終於小曼的父母沒法子，只好把她寄托在一個知己的朋友家中，他們乘着最

後的一趟火車遠走了。

在一場極度的驚恐和不安之後，不久故都又呈現了和平景象，市面整個的復原了，學校已經準備着開始上課。

一天的傍晚，天空陰沈沈的，天空透着十二分的濕意，小曼在馬路上連走帶跑的奔向黃克仁的家。

「黃大哥」，小曼推門就叫着。

「小曼」黃克仁很快的走出他那個小屋子來。

「大媽呢？」

「在屋子裡吃飯，有事嗎？這樣忙！慌張什麼？」

「沒什麼，我和何家打架了，他們都和我生氣了」，她說着還顯得如何高興似地。

「何家？不是你住在人家家中嗎？爲什麼生氣？」驚奇的望着小曼。

「我覺得他們有點討厭我，什麼爸爸失業了，家中的生計沒法子維持，什麼下學期孩子們也得失學，看樣子，好像怕我在他家久住，又怕我用他們的錢上學，我生氣了，我說我不能累贅他們，請他們放心」，小曼鼓着嘴，一直倔强的覺得自己做的事很對。

「原來如此，小曼，不要太任性了，」兩人說着走到黃克仁的小屋子，小曼一頭躺在床上，用手蒙着眼睛。

「他們是討厭我，我不能忍受這些個」，她鼓着小嘴毅然的決定，她相信自己的觀察力是不會錯。

「小曼，妳還是孩子，從前又沒受過經濟的壓迫，在父母維護下老是過着太平的日子，不知道日子裡也有難過的，我是窮人家子弟，父親給人家當一個書記，每月只收入三四十元錢還有兩個弟弟念書，够了什麼？」黃克仁坐在一張椅子上，苦着臉子講着。

「有您能做事就成了」。

「是的，若不是我自己能掙扎，還能上學嗎？現在我除了不花一點家的錢以外，還會利用課餘的時間做些工作，得些錢來幫助家，小曼，人生是不容易的，忍受一點吧！」他說着站了起來。

「好；忍耐，不過在開學的時候，我一定要搬到學校去住」，她說着坐了起來，望着克仁，好像需要他的同意似地。

「搬到學校到很好，還可以多用點功」克仁說着打了一個哈欠，「喂，小曼，好好念書吧，千萬不要再念的不及格了」，他笑嘻嘻的望着小曼。

「還用你說，當然啦！」小曼也笑嘻嘻的望着克仁。

「小曼，要下大雨了，妳回不去家了」。

「下大雨了嗎？」她忙着要走去。

「下大雨還會聽不見嗎？我是說也許的話，或者一會要下大雨」，克仁一手將她攔住。

「不下雨也得走了，還是回去吧！沒法子」，小曼好像從來也不說「沒法子」這樣的話，她笑着跳出了屋門。

「大媽，吃完飯了嗎？」她不待人家的回答，又從院子中笑着跳着走了，克仁緊緊的追着她，但是總沒有她那麼快。

「小曼，等等我來送妳」，他加速度的走着。

「黃大哥，再見，天快下雨了，不要你送啦」；聲音彷彿是從遠方傳來似的，那樣模糊不清了，柏油馬路上奔馳着不同的車子，人們都緊張着而孔東奔西走，整個大街閃爍着明亮的燈光，黑暗彷彿是已經遠離開人間。

（二）

「小曼妹：

時光流水似地過去了，我們分別已經有三四天了吧！妳的學校生活舒服嗎？我很好，仍然是開學的幾天中不甚忙，不忙常常是會想到妳的，好像是在城裡丟了什麼我可愛的東西似地，總想跑進城來找一找，但是想只有是想，我不會丟了東西，也不會進城來找，後天是星期日，我進城來，大概在上午八九點鐘吧，先來到學校來找妳，望妳等我！

祝福妳

大哥寫某月某日

當小曼看完這封信後，馬上快樂的跳躍起來，她感謝大哥，在愛她，惦記着她，同學們看見她的歡喜都來向她起哄，好像在她身上發現了什麼奇跡。

「陳小曼有了情哥了！」

「是××大學來的信。」

「請吃糖，請吃糖。」

「對！吃甜蜜的糖。」

同學們鬧起來向她起哄，她只是笑着，說不出什麼來，同學們更鬧的利害了。

在小曼的心中本來對黃大哥是很敬愛的，她愛黃大哥，好像是愛她的姐姐，她從來也沒有想過黃大哥就是她理想中的愛人，可是經過同學們的取笑，在這裡又給發現了什麼似地，無形之中她更是把自己所有的熱情和思索都凝結在大哥的身上。

星期日，小曼老早就睡不着了，她很奇怪她自己，爲什麼一個星期沒見大哥就會這樣，她靜悄悄的一個人起來了，梳洗完，穿了一件樸素而漂亮的衣服，預備着歡迎黃大哥，同學們陸續的起來了，早餐也吃過了，她還不見黃大哥來，急的只是在校門口徘徊着。

突然在遠遠胡同口的地方，她發現了黃大哥拼命的騎着車子急駛，她快樂的跑向前去。

「黃大哥快十點了，怎麼才來？」

「小曼」他沒有說什麼，仍繼續的騎着，一直到小曼的眼前。

「方才進城的時候，在城門口遇見一位老同學，所以躭誤了時間」他們一齊走進學校，把車子放好，走進接待室去。

「小曼怎樣？住校成嗎？」

「還好，同學們都待我很好，很照料我」。

「我只怕妳住得不舒服」，他很關心的望小珠。

「同學們很多，大家在一塊玩玩，到很有意思」。

「妳不想想家嗎？」

「不想，不過我想家裡的錢，你看一直到現在我父母也沒來信，不知怎樣了，存在何家的錢也將用完了，本來何家已經允許我父母能够暫時的幫助我，可是現在我和何家弄得不合意，我還怎樣向他們說呢，况且我也不能要的，我爲什麼那樣沒剛氣，你說對不，黃大哥」，她坐在一個凳子上，臉上彷彿略略映上了一層愁雲。

「不要緊，不久會來信的，就是不來信的話，也不要緊，我們大家想法子，不要爲這些事愁，好好念書，不要怕一切爲難的事，我們應當很虔心的把罪担放在主的肩上，她會給妳想法子，絕對不能爲難妳，妳看我一文錢也沒有，大學也快畢業了」，他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心裡好像异非常得意。

「你老是把事情看得那麼容易，到時候就不成了」。

「喂，信心大一點，只要我們是主裡的好孩子，他總不會看着我們受窮，不要急，若是我要像妳那樣急，早就死了」，他微笑着。

「小曼爲什麼不說話呢？從來也不見妳這個樣子，就爲這一點小事改變了個性嗎？一個人生在世上爲難的日子多着呢，這算不了什麼，況且在不久或許家中有信來」，他不願使這無垢的童心上塗着憂悒。

「我覺得我眞改變了，我一個離家背鄉的孩子，自己漂流在外面，雖然這裡好像是我第二個故鄉，但是這個故鄉中的人都和我生了隔膜似地，我不能和他們親近，他們也不能幫我的忙！眞是——」從來也很少在小曼的口中說出過這樣的話，她好像眞的爲憂悒侵襲」。

「一切總會有辦法的，不要說這些個了，我們玩玩去好嗎？」

「好！不想它了，慈悲的天父，不會遠離了我們」，小曼把罪擔交托在神的手裡了，「到那裡去玩，你同過家了嗎？「她眞顯得輕鬆了，彷彿一堆愁雲都丢在九霄雲外了——她到底是小孩子——

（三）

時間飛一般的過去，轉眼已經是金風送爽，落葉飄零的季節了，小曼爲了一些內心的憂鬱，和受了點感冒，因之請了幾天病假，她寂寞的睡在小床上，當人家都上課去了的時候。

她眼望着窗紙茫茫的想起了自從離開父母後的情形，自己無力的掙扎着，若是沒有黃大哥的幫忙，怎麼能生存呢？她用盡了力絞盡了腦汁，賺來的幾個錢，她無功受祿了，她感激他，她恨自己，淚水染滿了枕頭，她一抬頭，突然一道閃光映入眼簾，她奇怪，她不住的用眼光向四面搜尋着。

「嚶：原來是一支戒指」，她凝視着對面桌上的小戒指，自言自語的說着，但是又默默的陷入了沈思，窗上樹影婆娑的舞動着，白楊的葉子嘩啦啦的不時傳進了耳鼓，她慢慢走下床來，輕輕的把那支戒指夾向白嫩的指間。

「鑽石的，大概是小王的吧；記得她戴過似地，爲什麼還落在這裡？」她思索着將戒指戴在自己的手上了，纖細而白嫩的手，一棵石榴紅的鑽石，相襯得更美麗了，她愛這個小玩意，這個玲瓏的小玩意

「聽說鑽石是非常值錢，很值錢，———」她整個的腦海中充滿了錢，「錢是偉大的，可以換來自己所喜愛的東西，自離開家以後，一件新衣服也沒有做，秋天到了，不久的將來還會有冬天——大衣——時髦的大衣」，她需要一切，一個純潔無瑕的心完全淹入在虛榮裡，聖潔的靈魂被魔鬼攫取了，她這時拋掉了神的愛！

她戰戰兢兢的心緊張着，她穿了一件大衣走出宿舍。

「陳小姐，您好了嗎？」學校的女傭人問。

「噢：吳媽呀！我還沒有好，想到醫院去看看，」她一逕的走出了校門。

鐘聲響了，同學們從教室中陸續走出，每個人活潑的在院子中跳躍着，說笑着，十分鐘的寶貴時間，在可留戀中過去了，每個人拖着一個長長的影子，不得不再受那一點鐘的「罪」。

鐘聲起了，是吃午飯的時候，吳媽給小曼送來一碗掛麵條，她只吃了半碗就放下了，同學們也都吃過飯，外面起了一陣笑語聲，接着走進幾位同學來。

「小曼好點嗎？」她的同屋楊佩珠。

「藥吃過了嗎？」

「大夫看了嗎？」同學們都很關心的問着她。

「謝謝妳們，好多了，方才自己去醫院一次，大夫說過一兩天就叫我上課。」小曼滿臉的笑容，表示她內心的感激，外面又一陣喜笑聲音，接着有人衝進屋來。

「楊佩珠」，一個嬌嫩的聲音。

「誰？」楊佩珠望着喊她的人。

「小王，來。」

「喂，早晨我來妳屋時，把戒指忘在桌上了。」小王說着走到桌旁去找。

「是嗎？妳找吧！」楊佩珠也隨着走過來。

「小曼好了嗎？」和小王一同進來的學生們也來問候小曼。

「謝謝妳們，好了，諸位請坐。」小曼很客氣的招呼她們。

「楊佩珠，怎麼沒有呀，不是有人偷走了吧！」小王急的瞪着兩隻眼。

「怎麼沒有？小曼妳看見這屋有人進來嗎？」

「沒有，我差不多的時間都在睡覺，第三堂的時候到醫院去了一次，方才有吳媽給送飯來，我知道的時候，一直沒看見有人來，除非當我睡覺或出去的時候，那我就不知道了。」小曼的態度是十二分的泰然。

「什麼樣的戒指，」楊佩珠着急了，朋友的東西在自己屋子中失落了，不會不擔着心的。」

「一個鑽石的，紅色。」

「小曼，你留神過嗎？我怎麼記不清？」楊佩珠緊緊的皺着眉。

「沒留神。」

「也許會掉在地下了，我們大家找找。」於是六七位同學開始在屋子的各處尋找，但是終於也不會找到。

「怎麼辦？鑽石不是很值錢嗎？我們

經常去報告訓育主任，請她給想個法子。

「楊佩姝爲了要想解决這個問題，不能不澈底的辦。

「對了。」同學們附和着說，於是大家離開了小曼。

× × × ×

「羅亞平，妳看見佈告了嗎？」小王招呼她的一位同學。

「什麼佈告？新聞嗎？」

「對了，眞是新聞，到底我的眼光不錯，我原來就猜着是她，妳看到底沒出我的預料。」小王指手劃脚的說。

「到底妳說什麼？是不是被指找着了。」

「找着了！早就變了錢了。」

「怎麼？查出是誰了嗎？」

「當然啦，口供都說了，學校本來應當開除她，可是爲了她很可憐，給她留了一個悔改的機會算是記了她三大過零三小過，再一小過就開除她了。」

「到底誰呀？」

「你看佈告去。」

佈告板的前面，站滿了人，她倆擠進了人堆。

「學生陳小曼，於昨日下午，未經訓育課許可，擅自離校，實屬玩忽校規，故記大過三次，小過三次，做爲儆戒，此告。

訓育課某月某日。」

× × × ×

小曼自從被學校査出她的惡劣行爲以後，終日在衆人蔑視之下，過着苦悶的日子，她悔恨自己的不光明磊落的行爲，同時她也恨同學中間一點義氣也沒有，她們不可憐她的沒衣服穿，沒鞋子穿。她不再『偷』了，小曼是在利用着機會，光明磊落的「拿」。她會穿上了她所需要的藍色大褂，她會『拿』了她必須要穿的鞋，她沒有一點羞色，她大大方方的，一點也不避免人，對方向她要的時候，她會很客氣的奉還人家，可是在必須的時候，她絕不會虧待了自己，隨便的她可以到處找方便去『拿』。

小曼越來越豪放，越放蕩了，學校實在不能不請她出去，她也只好唯命是從，離開學校了！

（四）

「小曼，從今天起，妳已經是我的人了，同時我也是妳的了，我願意妳能管束我的一切，我也要盡量的帮忙妳改善過去的毛病，不要以爲訂婚，就是表示我們的愛情達到了最高峯，是表示我們的關係更密切了，我們應當無忌憚的彼此勸勉，彼此鼓勵」黃克仁苦寂的眼光一直在望着頭上的明月。

「大哥，我不願你再說這一切了，」小曼嗚咽的投在克仁的懷裡。他撫弄着她的頭髮，眼睛充滿了淚水，空氣寂靜下去。

「小曼，不要哭吧！我……我想不到妳竟會做出那樣的違離天父的事，我傷心極了，我不知道要怎樣的難過，小曼，妳，妳，妳讓我說什麼，」他哭了，淚撲撲簌簌地滑了下來。

「大哥，我對不住人，對不住任何的人！」

「小曼，我愛妳，妳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妳一定不會再犯罪了，我願神憐憫妳，願主用寶血洗盡妳的罪過，小曼，妳要拿出勇氣來，在神的面前悔改，她會原諒妳的」他用手拍着小曼的背。

「……」她沒有說什麼仍舊是哭。

「小曼我勸妳，妳不是愛我嗎？妳爲了我也應當痛改前非千萬不要再做那樣的事了，妳要知道我的苦衷，我每天早早起來，晚晚睡，除了預備自己的功課外，我要把整個的時候去絞腦汁，我竭力多產生幾千字，多賺幾文錢，我知道妳是享受慣了的孩子，一旦叫你這樣苦，妳受不了，但是我的力量終竟是薄弱的，我對不住妳，小曼，忍受一點吧！」他把一顆忠誠而熱情的心赤裸裸的暴露給小曼。

「大哥，你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我眞無顏面再活在世上了，」她掛滿了淚珠的眼凝視着黃克仁。

「妳記得敗子回頭的故事嗎？只要知過必改就是好人，況且妳小小的年紀，希望都在後頭呢，好啦，不要再哭了，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慢慢走着回家吧！妳看湖水平靜的，多麼可人意呢。」克仁用手絹揩乾了小曼臉上的淚痕，他們挽着手在堤上走過去。」

「大哥，我難道就這樣失學了嗎？」小曼的長睫毛裡閃着憂鬱的光。

「不，絕對不，難道就那一個學校嗎，？不要爲這層發愁，一切都有我呢，我負責一個禮拜中叫妳復學。」

「好，那我等待着吧！」

兩人望着，在小曼掛着淚珠的頰上，顯出一絲嫵媚的笑。

（五）

「小曼吃呀！我們今天要豐盛的吃，妳知道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嗎？過了這個機會就沒有這個機會了，良辰美景不是常跟隨我們的，吃，不够再要個菜，今天我領了五十幾元的稿費，除了給家裡二十元，給妳十五元外，我還有十幾元呢，吃一頓再說。」黃克仁興奮極了，兩頰上映着兩朵紅雲，生氣勃勃的彷彿是中狀元似的高興。

「大哥，你今天爲什麼這樣高興，從來沒見過你這樣不經濟，這樣放肆。」眞的，小曼的記憶中，沒見過黃大哥如此興奮過。

「快樂極了，我也不知爲什麼？來吃呀！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明天怎樣呢，或者明天鑽進土饅頭裡也不一定。」

「說的什麼話，願意吃就吃，」六瞪了他一眼。

「不，我眞不知爲什麼要這樣高興。小曼我眞愛妳呢，妳眞是個好孩子！」他如同喝醉酒一樣，吻了小曼一下。

「快吧！你不是說過要回學校嗎？再晚還怎麼走，現在天都要黑了，」小曼推開了黃克仁。

「知道，不過我不願離開妳。」

「妳真像喝醉酒的人，那麼今天不要走了，明天早早回去，還能夠趕得上第一點鐘的課，」小曼也不願他走。

「不，一定得走，還有許多的事呢！」他說着很快的吃飯，吃完算了賬一同出來，小曼送了他一程，他就騎着車子很快的走了，小曼也走回學校去。

天雖然是黑了，但是都市裡的夜，仍然是不減白天的明朗，黃克仁騎着車子飛一般的奔向城門口，當他正走在城門轉彎的時候，突然救火車的長笛，鑽入了耳鼓，他要躲避，但是絕沒想到驟的一聲，黃克仁和車子被捲在一輛飛馳的救火車輪下，黃克仁如呆一樣的臥在血泊中了，救火車好似輾死一隻耗子，毫沒有感觸的，仍然飛一般的跑過去，在血泊中的黃克仁，被人群圍繞的水洩不通，警察用公式的口吻給救濟醫院打了個電話。

「流血太多了，」一個三十幾歲的大夫苦着臉子探探頭，隨後又問：「有他的家族和朋友嗎？」

「沒有，只他一個人，」警察的神氣彷彿是討厭黃克仁的血，染髒了馬路一樣的不高興。

「放好了嗎？」大夫實在看不慣這樣不負責任的警察。

「好了，」

「快開車」小白汽車走了，圍觀的人好像是才看完一場戲法似地，漸漸的散去了。

經過大夫的手術後，黃克仁整個的頭部和上部身體完全被紗布繃住，他靜靜的躺在一支小床上。

「他的家族爲什麼還不來？」一個大眼睛的護士問。

「不知他家是誰，只找着了他的一份學生證，知道他是××大學的學生，大夫已經給他學校打電話去了，學校是在城外，所以一時還來不了，」另外的一個護士輕輕的說着。

「眞可憐，傷太重了。」

「對了，怕是有危險，」她們正說着突然一陣脚步聲走近了，接着大夫領進兩個少年來。

「啊呀！怎麼成了這個樣子。」一個穿洋服的青年，望見克仁的樣子急的只是搓着手。

「這怎麼辦？大夫希望您盡量的給他診治一切的費用有我們學校負責，我們是被學校派來的，同時也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希望您救他這條命，他是一個非常有用的人。」一個穿藍大褂的，只是謙恭和藹的把大夫看成神一樣。

「先生，醫治病人是我們的責任，當然要盡所有的能力了，不過他的傷太重了，先生請您通知他家一聲吧！晚了恐怕是來不及。」大夫沉重的聲音倒直壓止了人們的呼吸。

兩個同學的眼睛水汪汪的，彼此望着，沒有一點主意。

「老張，我看還是先找他未婚妻去吧！」

「對，打電話吧，大夫，請您派一個人給××中學陳小曼一個電話，就說黃克仁受傷叫她趕快來。」

「密斯李，你去，快點，」大夫命令着那個大眼睛的護士。

「是」護士出去了。

大家又走到克仁的床邊默默無語的注視着他，克仁彷彿是略略清醒點，微微動了動，接着就是悽慘的呻吟。

「克仁，我們來了，不要怕，傷的輕，只是頭部受點傷，」他的同學從嗚咽的喉嚨中逼出來的話，是異樣的刺激着人。充滿在眼中的淚水，再不能遏制在眼眶裏。

「克仁，我們給你請陳小姐去了，一會就來的。」

「曼……」又是一個悽慘的哀鳴，屋子中的四雙淚睛卻在克仁的身上打旋轉，這時屋子中的空氣，抗悶的程度，簡直要使人窒息。

門開了，護士把小曼領了進來，她望着大家下樓的情形，心在悸動着，再看見藥布中裹嚴的人形，她不覺「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大家沒有力量去安慰她，阻止她，只有同情的淚水，如斷線珍珠般的滾了下來。

「陳小姐，不要哭了吧，最好讓傷者靜一點，不要再叫他的腦子再受刺激了，」大夫仰止住她的淚。

「先生，克仁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眞不明白，」一個嗚咽的聲音：

「在城門口被救火車碰的，後來被救濟醫院的汽車，把他弄到這裡來。」

「那麼你們怎麼知道，」

「是醫院發現他的學生證後，打電話叫我們來的。」

「想不到他會遭受了這樣的橫禍，我們該想什麼法子救他呢？」小曼又止不住嗚咽了。

這時黃克仁又悽慘叫了一聲，大家的眼光都移向他。

「克仁！小曼來了，」小曼滿臉的淚痕，俯下頭去喊着。

「噢……唉呀……小……小曼，我……我不成了，」克仁用力的喊着聲音是那樣的微細而沉痛，小曼更哭的成了淚人。

「曼……曼……好好念書，……我家……我……」克仁又勉強的掙扎着喊出聲音來，但是漸漸的微細了，模糊了，急促的呼吸緩慢了，起伏的胸膛不再起伏了！

「克仁，克仁，」二個同學緊急的喊着他的名子，二個護士手忙脚亂的忙亂着，陳小曼一聲慘叫倒了下去，大家被緊張的心情捶擊着，病室中發出悲慘的泣聲。

（六）

小曼自從進入瘋人院已經是快一星期多了，神志仍然是不見清醒，時常是將許多動物和靜物都當做克仁看，有時她笑，卻笑個不止，有時她哭，她也會哭個不停，她時時是悲喜無常，啼笑不自主。

××大學感到黃克仁是優秀學生，家境又是異常的清貧，再看到陳小曼的無靠落，到處不能不給人一個同情的心，於是在師生連絡之下，爲黃克仁的身後籌備了一個救濟委員會，結果募集了三千元錢，以二千元給黃克仁的家屬做爲生活費，以一千元給陳小曼做爲她的學費，並且他們又爲陳小曼找了一個相當的學校，預備着在中學畢業後，一直讓她進到××大學做公費生。

小曼終於神志清醒了，由瘋人院許可後，允許她入學，從這時起，活潑天真的小曼，一變而爲寡言多愁的人了，她變靜，她變沉思，她變黑暗，同時她也哭了，她彷彿是失去了靈魂的幽靈，無神的獨自緘默着。

課餘的時候，終於我由小柴的口中知道了那個綠黑大哥，美麗姑娘的身世，我不知要怎樣的受感動，我心弦在緊張着，我愛她，我同情她，我想用我所有的能力去安慰她，讓她那已失掉生氣的人生，再回復過來，我更不願她在人羣中獨自的生存着。

·作者略歷·

李滿如，張家口雖然是我第二個故鄉，但是在北京的日子好像是比張家口長，中學時也是在北京私立慕貞女中畢業的，後來又在輔仁大學國文系念了一年，現在還在自治政府弘報局做一點小事，雖然愛好文學，但是從來沒有好的東西發生過，實在是慚愧。

『本刊優秀女作家徵文』評集

六篇女作家的小說

·上官蓉·

由今年二月號的「婦女雜誌」上陸續發表了六篇「優秀女作家作品徵文」的萬字以上的短篇小說，在創作界空乏的今日，徵文的揭曉是可注意的事，我們不但從這裏面認識了幾個新的作者，同時更可以略略看到現在小說的一般的狀況。

很容易先看出的是這六篇小說的題材的共同性，它們的範圍全不外乎戀愛故事，有的寫大家庭間的糾紛，有的寫青年男女的逃婚，有的懺悔盲然的相愛，總之，全是愛情中悲慘的小事件。

在「小玉」一篇裡（紀鎣作）寫一個住在鄉村裡的女孩子，同另外的男子發生愛情，受孕以後，男的却和別人結了婚。新做母親的女人因爲家庭不能生活，到城市裡去做人家的媬姆，但那家的主人却正是從前她所愛的人，小玉在最後說「罪復了，而我該死了」，遂輕輕死去。這是一個平凡的犧牲。但是這以外也有經受了波折而更懺悔求生的人，就是「復生」（方齊作）和「復活」（張露玲作）兩篇裡面的故事。

「復生」所寫是一個男子因爲與所鍾愛的女子婚姻不自由，加以自己的學業而病死後，盡情的陶醉在酒裡，後來他自己病倒在醫院以後，想起他的愛心的話，就「勇敢的懷着你給予我的偉大的愛人邁向理想」去了。「復活」的故事是一個鉅商的小姐不滿意家庭裡給她的訂婚，同他所愛的一個只重物質的男子相好，他們相偕而逃；在這時候，她才發覺了那個男人在外面有了愛人，更騙賣了她的手飾，最後竟至一個人離開了她。她懺悔着過去，想尋一條死路。然而爲了自己的孩子，還得掙扎着活下去。

這幾篇可說是「復活」那的故事，都是因愛情而引起的不幸結局；同樣，還可以從「摧殘」（小谿作）一篇裡看見一個更不幸的遭遇。

「摧殘」的背景是罪惡的大家庭，新由大學畢業的少爺和五姨太太相愛，在少爺要到外地去做事時，要她同去，她爲了自己的孩子不肯去，那少爺以匕首刺入了她明媚的雙目，結局是一個判處徒刑入獄，一個是失去一生的光明。這眞是個殘忍的故事。

還有「路」（西森作）和「夜潮」（紀鎣作）兩篇是結構稍稍不同的。「路」的主人公是一個做媬姆的女人發覺她的太太是從前的戲院女侍，被吳少爺買做姨太太，命運却又自然地被人遺棄「夜潮」是一個大家庭間弟兄們的故事，大哥是比較明白的人，却被家人看成瘋子二哥和二嫂都自殺了。妹妹因愛情不得意，和她的愛人同逃後被人發覺，父親與她脫離了關係姨太太也不言而走。這個大家庭的結局是「樹倒猢猻散」，像那過去的故事一樣。

就這些題材來看，雖然有它們的共同性，但也同時都顯出些空洞的樣子；換句話說也就是缺乏深刻的意義。還有一個最普遍的現象，就是結局過於虛空，像是作者在那裡替故事主人公闡述一篇的意義，又像是個口號，這恐怕是極應避免的缺點吧。

「小玉」的結尾是她發起高熱，在病床上先「用她發亮的眼睛看着每個人的面孔」，述說她父親瞎了眼睛的幸福；又和從前愛過她的男人說：

「我遭累了你，請饒恕我，我使你的生活不安了，好好的照顧孩子，救救孩子，孩子可沒有罪！」是的……………保羅說：罪復活了，而我該死了……………。」

「摧殘」的結尾也是一段自白：

「我並沒有犯罪，讓我犯罪的是我的父親，他不該……叻我犯罪的是蕊……但怎麼樣……蕊又被我摧殘了，最應當受懲罰的是我的父親，然而……………」

「復生」的結尾也是：

「民，聽啊，這蕭蕭的雷聲便是激勵我與環境抗衡的號鼓！我要走了，再見，民，臨別我要將激勵我的話贈給你：『本着偉大的愛心走向前去，將每一滴汗，每一滴血灌溉出你燦爛的理想之花！』」

「復活」的結尾是女主人公也說出一段長長的話：

「……假如我好好的念書，我就不會同桂新要好，父親也許就不會逼我嫁李四少，既使父親非逼我嫁給他，我也應該想別的法子拒絕，不應該去靠桂新，我自己不肯用力改造現實，所以就鑄成了大錯，這都該怨我自己，是我太不聰明了，我早如果能够知道依靠別人的不可靠，就不會有今天。……哦，不要後悔吧，後悔是沒有用的；我得趕快想辦法了，我得努力的幹下去，我不能死，不能叫大家笑我，我要好好活下去，無論怎樣吃苦，我也要掙扎下去！」

這未免過於像是說教的口氣，可是在幾篇小說裡都有這傾向，這是爲今後的寫作者所應該避免的。

就故事的結構說，「路」一篇相當嚴整，由懸看到報紙上招請媬姆的廣告寫起

，到她被取錄，認識了吳太太，同她一齊看戲引起了一段回憶，後來從一些事實上證明那回憶。作者利用吳太太害病在床上，請瑟代她寫一封信給她從前的愛人，並給她一本小册子看，從這小册子上她知道了女主人從前做戲院女侍以至嫁給吳老爺的種種情形。但在文中忽然插進這一段第一人稱的日記式的文章，對於全篇像是不很諧調，還不如改做女主人病中的敘述好。還有最後的結尾一節，吳太太死後發覺，吳先生回家，瑟把孩子交給他，離開了吳家。我覺得寫瑟照顧下孩子，但又被吳老爺所追求，也許更好一點！那樣，不但寫出做老爺的面目，同時和前面他會遺棄調的前友相對照，也許能有一個比較更完整的結構。

其次，「小玉」第一除了結尾之外，也還可以滿意，不過開始時寫「大年初一的早晨，小玉的爸爸被人綁了去」，最後寫「她回家後的第二天，小玉爸爸被放了出來，可是，他變成一個瞎子了。」這兩段前後呼應的小玉爸爸「被綁」的事情，和這整個故事像沒有多大關係。或者說，作者在開始時過於強調的說了那句話，使讀者的感覺在後面漸漸鬆弛下來。若說趁此襯托出小玉家的貧困，以至她去爲人做保姆，那又未免太過單了。

以題材論，只有「夜潮」是很好的故事。由這題目也可以顯示出這個故事的意義：嚴格來說，還六篇小說中也只有這篇比較具有深刻的意義。但是作者處理這題材的方法還不够緊湊，尤其是開頭顯得異常鬆弛。其實許多事情都可以放在一個夜間，像這裏所寫的二哥林與箴之死，妻張氏的投井，因此而引起的弟兄們分產之爭，可以用極迅速的手法展開。其次，是林與淑與蕭晴瀾的愛，使她逃避家庭的婚姻，和由車站被追回；最後是蕭太太的出走，以及大哥無聰從這些事件中所得的教訓，只有他是一個明白事情眞像，具有正義感的人，却又被送進瘋人院去。這層層的故事正是闡述大家庭中必然的悲劇，這是一個具有意義的題材，也具有可發展的故事性。只是作者所寫還不太深，尤其是對於那六個弟兄和一個妹妹，可以說刻劃出他們性格的地方太少。除了大哥和妹妹對我們稍有一點影子以外，三哥與六弟不過是虛設的名字而已。這又像是巴金的「家」的縮影：二哥正是高覺新的結局，大哥是覺慧，與淑是琴小姐。「夜潮」若能寫得再深刻一點，比「家」的長篇恐怕更容易生色動人。

別的幾篇題材的意義都很薄弱，這也許是因爲作者只不過企圖寫一個故事，也許是那意義沒有被發揚出來，像「小玉」就難免爲作者「自白」中所說「使她的眞相抹殺」了一點。

最後說到寫作技術則都還不很成熟，尤其是在對話上特別顯得生澀，與實際相距很遠，「小玉」裏有許多話過於說教化；「復活」中倘能寫故事，缺乏一篇小說應有的技巧。甚至有許多過於淺顯的小節，近於隨筆的寫出，沒有連貫性，這是應該注意到的。

這六篇女作家的小說大致上是這樣，我們從這裏可以感到現在的創作的題材應該放得稍稍遠些，永遠是狹溢的故事，形式上也不會有新奇的發現。因此，今後內容的開展，以及作者所把握的中心意識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問題了。

隨讀隨感

・呂琪・

未讀之前，先有了感想，就是華北雜誌，彷彿盛行着徵文，給作者相當的鼓勵，是很可喜的；然而所謂應徵的作家，却大半是未出校門的學生，其他想像中應該有的小官吏教師之類却很少見，是件奇怪的事，也許一旦走出校門在社會上占了一角就不必再苦苦從事寫作了？

書入正題。

縱讀過這五篇（第六篇未讀）小說之後，再把它們橫列在面前追索腦裡的印象時，祇有第三篇「復生」，比較留下這一點印象，其他的就模糊了。還有第五篇「復活」，經我極力的忍耐，斷續讀了兩日才算讀完，也是值得記憶的事。

徵文的缺點就是題材，字數甚至時間容易束縛一個作者，使他難於自由發揮；第一篇「小玉」的作者總算就掉入了這個陷穽。她所捕捉的這塊素材，本質上弱一點，但還有一些現實性；可是她似乎沒有支配這塊素材的能力，有的地方拖得很長，有的地方勉強拼湊，就把一篇故事弄得零碎了。

小玉的父親被綁走，家庭陷入了苦境，小玉抱着悲哀的心，照料着母親和弟弟，自強不息；這期間和一個善意的鄰人小蜂結識了，結果陷入了愛情的網裡；這篇小說倘在此地輕輕結束，倒不失爲一個頗有含蓄的短篇；但作者却偏要千篇一律地加上了小蜂的背信，最後還使小玉到小蜂家裡去做保姆，佈成通俗小說或電影般的場面，也許作者原想藉此加強悲哀的空氣，但給與讀者的却祇是一段故事底說述，甚或因此把前半所佈成的悲哀的氛圍都破壞了。

我很想知道一點小玉父親被綁走的原因，至少想感受一些因此而在家庭裡惹起的生活之外的悲哀；然而作者並沒有告訴給我。她祇在單純地描寫着失去主人的家庭是如何的困苦，小玉的悲哀也祇是爲了生活底壓迫，這樣一來，父親和家庭之間，就變成了僅僅是生活費的關聯。

倘若作者把父親的不幸，塗上時代環

境的色彩，再間接使小玉在生活之外感到時代的悲哀，並且再進一步別使她在苦難的環境裏和小蜂纏綿執拗的戀愛而陷入無謂的僵局，那麽也許會成爲一篇完美的作品吧。

也許是名字的作祟？讀着前半時，總覺得小玉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子；這也未嘗不是作者失敗的地方。

「擺錢」的主題是人性與環境的衝突；這種「茶花女的精神」（我已說過）是不是今日華北的眞正的現實，我不知道；但我却敢斷言它並不是眼前這過渡期中的新的時代性格。

女主角瑩的悲哀，相當的美，不像一個已經過了十二年奢逸生活的姨太太，作者大約是以一個女學生的眼光分析着姨太太的心理的吧？

男主角瑋，刺戳他的愛人兩眼的場面，描寫得太不合理，太造作了。在旅館裏，他要求瑩跟他一起逃走，瑩不答應，他就突然刺了她，讀來有些莫名其妙；倘據我的想像，則瑋即便怎樣對瑩氣憤，煩惱，也絕不致於做那種暴行，因爲他的感情並未發展到瘋狂的程度。

即便從描寫的技巧來看，這也不是一篇好的作品；前面那一大段公館的場面，瑋和父親的場面，瑛兒的言行，都寫得囉囉嗦嗦的毫不精彩。

越看越像張恨水小說的一片段。

方齊的「復生」，雖不是甚麽復生，却寫得比較的有味，它至少可以給讀者一些印象。

作者可說是聰明的；她利用比較容易的形式完成了這篇小說。裏面雖有着「我」這人物以及我與男主角的接觸，其實都不相干，主要的却是幾段日記，「我」之類不過在導入，結束並裝飾着這幾篇日記而已。

傑與逸怎樣地相愛，我們不管，傑爲逸怎樣痛苦，也不必管；祇是女主角的孤潔的個性與犧牲的精神，却使我們不得不感到激動。她——逸——不願倚靠他人，瞞着母親和弟弟，偷偷到工場去做工，勞苦，飢餓，至死不怨：這種「沒我」的精神，該是大時代過渡期中最值得我們深刻的東西了吧。

作者的描寫也很深刻，例如——

「中午的用膳時間僅有半點鐘，許多工人都打開了自己帶來的飯，或是在廠邊小攤上買了飯，狼吞虎嚥地吃着，我呢，我沒有飯帶，而且僅只一個玉米餅子就得兩毛，我買了一個然而我捨不得吃，我還不十分餓，留着晚上吃吧，省點兒給母親做湯！」

下面還有兩段，應該提出，但篇幅有限，祇好從略。可是單從這一段的敍說，就可以使我們得到一種立體的實感，我想作者倘非經驗過，就是觀察力相當的銳利。

爲了不願打斷人的高興，就支持着之病的身體去陪他散步；直到快死的時候還在說：「娘，妳睡吧，不要緊」，不願使母親爲自已傷心，這種崇高的精神，當然會打動讀者的心靈的。

在這次徵文當中，「復生」是一篇最好的作品。

西蘋的「路」，在形式上較之其他諸篇擺着一點短篇的骨架，可是內容底無聊和描寫底散漫却無情地把它弄成了一篇拙作。

又是描寫姨太太的悲哀的；也把這位太太寫得很賢美，和那篇「擺錢」適適相對。顯然，這兩篇小說的作者，都是立在同情女性的立場把自己的女主角過度地美化了，使人無從得到「生活」的實感。

先給這位太太罩上一層神秘的面紗，最後突然把它揭開，也許是打算藉此「引人入勝」的吧？然而不幸這又不够一篇地道的禮拜六派小說，所以就連那趣味也沒有釀成。

前面一大段文字，浪費在失業的戀的描寫上，可是失業的苦味，却毫沒有立體地表露出來。

第五篇「復活」，倘不是要寫評文，我眞不能讀完它：它無妨說是這幾篇裏面最糟的一篇。

祇是兩個人的對話，就占了好多，簡直像一場劇，作爲小說來讀，是頗不耐煩的。

人物沒有個性，故事沒有力量，全篇不是描寫，祇是敍述，說它等於一篇通俗電影的梗概，大約不會有人反對吧。

佳人戀公子，父親不許，就一同潛逃，後來公子變心，拋了佳人，佳人不能回家，抱着小孩遺恨終生……就是這麽一套。

總之，這不够一篇小說。

以上諸篇，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妳愛我，我愛妳。」我不敢反對也無由反對任何人描寫愛情，然而在這苦難的時代中，我們的作者們，縱然在寫着生活底痛苦，也還是不忘這頹廢的執拗的愛底遊戲，却是一件可悲的事。在這混亂的過渡期中可寫的題材隨處都是，而我們的作者們却仍舊彷彿於男女的空洞的感情圈裏，是令人大爲失望的事。

懇作家們放寬自己的視野！

當選作品讀後雜記

・十奇・

小玉（紀瑩作）

在我們未曾誦讀這篇小玉的時候，首先必須知道作者的本意，爲一個女子悲鳴；這是從她（作者）自己的「我的自白」中可以了解的！「……一直到現在爲止，

我總是想着小玉那樣的一個女孩子，熱烈的生存，強烈的犧牲，……」由於這點觀察，使我了解作者本義後，而再去諦讀，那麼作者的熱誠，維發，也赫然的擺在你的面前了。

因之，這篇文章的優點，隨着作者的筆調，熾烈的呈現出來。

這篇文章——小玉——的開始，是非常動人的，劈頭就是兩句：「大年初一的早晨，小玉的爸爸被人綁了去」，來得如何有力？如何動人？以後的一折一波，都把握着讀者思潮的樞要，一步一步的抑治，顯得異常緊凑，異常合理。這是作者最成功的地方。——直至最後的：「罪復活了，而我也該死了」，也是一樣。

作者描寫「小玉」的性格，從頭至尾，沒一處不是成功的。譬如：

「是那一刻，僅僅是那一瞬間呵！她變成他的了！她以大膽的毫無畏懼的接受着那給與她的又疼痛又含着蹂躪似的愛情，她的眼睛裡含着淚，留着失却力量的峰，她擦着她身上迸濺的血花。」

「怎麼，你害怕了？」她抬起頭來問着小峰。

「妳不覺得我們的行爲是荒唐麼？」

她忍着疼痛，兩隻眼望着他，幾乎像尖叫似的喊出來：

「峰，你後悔了！……」

「唉唉，你是勇敢的！」

由這簡單的描寫，我可以看出小玉的個性是如何了，同時我們從另外一段中，又可以看出小玉的純正思想。如：『「唔唔，私生子！」她幾乎喊出來。私生子的名子在她的口裡敘述出來顯得那麼生疏，她好像第一次的了解人類命名的本領，她好像開始更多知道了一個名詞；不，也許她是知道世間上也曾有過這一個名詞的存在，可是她並沒有詳細的加以分析，如今，這件事論到她自己的頭上時，她開始了然了』，及：『「爸，你是幸福的，因爲你沒有眼睛了，……當你閉着眼睛的時候，你會幻想到人世是多麼美，多麼奧妙，可是，但當你睜開眼時，你看見的全是卑汙，醜惡和傾陷……爸，別來跟我辯駁——……世界呵，凶暴的，吃人的世界……」』

然而，因爲過度地爲「小玉」描寫，而將男主角小峰忽略了。如作者介紹小峰的那一段：「小峰是一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年齡及氣質上，他却是很像一位大學的學生，紅潤的臉上總是塗着一層微笑，他比小玉僅僅高了一班，在操場上是常常看見他的那一隻健壯的影子的……」其中却一點也沒有寫出「小峰的個性」來；要知道，小峰的個性，正是展開這篇文字的扼要關鍵，如果小峰的個性模糊了，這篇文字便會減去了本身應有價值。這是作者的忽略處。

和小峰站在同等位置的「媽」——小玉的媽，卻是意外地使人相當滿意了，如：「……媽睜開了眼，但哇的一聲又大哭起來……」「媽的臉是一天比一天蒼白，頭髮散亂披在肩上，她常常自己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發楞，飯作得也不想吃……當她焦燥的脾氣犯了的時候，她常在孩子以別的物件上出氣，頃刻她又嗚嗚地哭起來」，「媽把自己身子露在外面，讓風吹過時，媽忍受着兒野的蹂躪，把餘出來的被褥給他們蓋好，媽偸偸哭了」，「……媽並沒有深深地覺難過小玉，可是，在不當着小玉的時候，她常惱恨這件事的，在她腦子裡永遠迴旋着一個姑娘家的生孩子，該有多麼無恥的觀念，也只有作爲媽內心裡的隱痛」，處處的抒寫，充分地顯示出一個做慈母的典型，這是作者筆調有力的地方。

摧殘（小鎬作）

作者流利的筆，確是使人值得欽佩的，全篇自始至終，皆用平舖直述的手法抒寫出來，沒有一絲俗界氣，並且，反顯得樸實可愛，流利可親。這一項確是難得的很。

作者描寫女主人——瑩的時候，十分刻骨入微，圓活細膩，並且作者還能隨着思維的歷程，從筆調裡流露出一種女性思維美來，譬如：小瑛（瑩的女孩子）問瑩是不是也愛她的瑋哥時，作者把瑩的情緒，逼眞的抒寫出來：

「……她的心已經被那流俐的口哨聲擾動了……瀟灑的影子，又在她的身旁了，掀起了熱情，流到了唇邊，……在她內心，起了兩種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變，混合着熱烈的燃起了，那一個在她心中，也不是輕易可忘掉，可拋棄的，但她又怎不爲一個而犧牲一個呢！她依舊沒有說一句話……」

這段的描寫，便能使我們清晰的了然了。

同時，作者在另外一小段的描寫，將瑩整個的主旨思潮，明析的表現出來，使讀者暢快的讀下去，這是作者成功的地方，如：「……每一回想到那幸福的過去甜蜜的美夢時，愉快的微笑，便浮到美的唇邊，一次回憶，增加了她的一次痛苦……」和：「……她只一心一意的注意到小瑛，她的快樂，是由這孩子的身上得來，她的希望，也都注射到小瑛的身上。」這兩段雖然簡單短小，而它却佔絕大的重要性呢。故事的展開，就是由這形成的。

同樣地，作者描寫瑋的時候，確也十分成功；最能使人愛讀的却是這段：「三番五次的詢問，懇求，終於使他失望了，像墜入了無底的深淵中，他從沙發上站起來，憤怒的情緒激起了奔騰的熱血，流過他的全身，心也加快跳動了，身體似失去了平衡，像一個喝醉了酒的人，心身都混亂了，在他面前的人，立刻，變成了他的仇人，他最痛恨的人，也是他曾愛過的人他只看完了兩顆亮晶晶的東西，仍在跳躍

他，更增加了他的怒火，不再說一句話，那是沒有用的，他變瘋狂了，像一隻失韁的野馬，完全暴露了人類的獸性，殘忍的，無情的……他用力的把手中的匕首，對着那一對正在發亮的東西刺去……」

全篇的一波一折，隨着作者流利的筆調，一升一降的發洩出來。而其中最有力量的語句，要算「珠兒，不用怕，無論什麼時候，我都在你的身旁保護妳，我不能讓妳再像我，受盡了人世的摧殘」和「……這一切，都是爲了愛！很對？爲了愛，我可以作出任何的事情來……」了。固然，這是對故事而發動的，而另一方面，則又未嘗不是針對社會的。

復　生（方齊作）

這篇復生，是作者在刻化一位在生活途中掙扎的女性（逸），和一位青年有爲的男友，共謀生存的一頁生活史，其中，參雜着許多刺戟的波浪，總在全文每個關節處，恰能熾烈地正到好處，不顯一絲生硬的抒寫出來。

正因爲這種作者成功的主因，與全篇增加不少光耀：全篇每一個段落，都深深的抓住了客觀的心理，使讀者感到一種同樣的心境，喚起了熱烈的同情，如：「我的血沸騰了，我渾身強烈的顫抖了，悲憤焦急使我向敵的，迅速的抬手一掌擊中了他的面頰，在他的驚愕退避中，我衝了出去」，「我失業了，失業了……只爲我不隨波逐流，只爲我沒有屈服在暴力之下，只爲我要保持靈魂的聖潔」，「我低聲作氣的推門進去，當店員問我買什麼時，我的臉紅了……」這些都是很好的例證。

至於其他方面，作者都寫得相當成功（如主人翁們的個性，全篇的結構，穿插的得當……等等），不愧一篇成熟的作品。

路（西森作）

這是一篇純粹以婦女本身問題爲出發點，而寫成的東西，所以在這裡披露，比較便當一些，相反地，另一方面亦可以看出婦女在社會上奔馳艱難的地方，和婦女生活不幸的地方。這些問題，在這裡畢露地揭示給讀者了。

作者用一隻細膩的筆，將婦女特有的性格，心理，舉動，都充分流露在文字上面，如：「匆忙的刷了刷自己唯一的腳上穿的鞋，換了件衣服，又梳洗了一番，一直到自己覺得滿意爲止，又對着鏡子作了幾個笑容，幾個姿勢，才擺着高貴的架子走了出去」，……有幾次她也看見那眼角掛着未嘗拭淨的淚痕，她憐憫她，她同情她，她要安慰她……」

除此之外，作者在末後描寫吳太太臨死的時候，寫得亦異常有力：「母親看着孩子，又對慧慈了點頭，像是哭又沒有淚」，「唔…哦…桃花……我要……你狠…不，不，前面……走…路…好不……我要」，在這簡單的字句裡，我們可以看出一個臨死的女人，當她與生死掙扎時的心裡，是如何沈痛，如何悲慘。

全篇的結構，可以說非常得當，但，故事的本身似乎有些過於簡單，這未免又有些美中不足了。

這篇文字，雖然平膚一點，但無較大的毛病，並且作者還指示出婦女應走的路途。這是讀者應注意之處。

復　活　（張露玲作）

這篇復活，與方齊君的復生差不多少，都是激發青年新振興的意識；這種作法，是作者想以文字揭示給頹喪的人們一個新的刺激，不過這兩篇的主人翁，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罷了。

那麼，看過復生之後，可以不看復活了，不然，的確不是這樣，因爲這兩篇文字，除去內容不相同之外，其中作者供獻給讀者的意識也不大相同。這是讀者細細讀過之後，仔細地玩味，方可體會出來的。

本篇主人翁茜芳，作者描寫相當成功，處處可以看到茜芳的剛毅的神氣，如：「我沒有；既使有我也不能叫他爲我死，所以沒有法子給妳証明他這句話」，「照妳說來，他只是拿我當作一件玩意兒，或者是一件東西了」，「私逃」，忽然一個帶有羅曼蒂克的冒險念頭從腦中衝了出來，驚得她目瞪口呆，許久才喘出一口氣來。「找桂新去！」於是那一個高大的影子把恐懼趕去……」

男主角何桂新，作者也寫得相當成功，如：「……呀，他是多麼的細心，茜芳口味的愛惡他都能體貼到」。

其次，作者將中國特有的家庭狀況，描寫得異常入骨，「……她在家裡：父親是公事私事的整天的忙碌着……母親呢，她最親愛的母親，整天躺在煙榻上噴雲吐霧，見到了她，就是怨罵二哥不務正業……二哥越不爭氣，越覺得大哥值得痛惜；在痛惜亡子之餘，就嘮叨嫂太是狐狸精，把一家鬧得亂七八糟……」這些描寫，相當有力。

夜　潮（紀蕊作）

人生在世恰和海水一樣的有着許多波折，而波折與波折之間，當然會有夜潮的澎湃的，但這種澎湃時常會因爲夜的關係，輕輕地被人們忽略了，或者是日行的退潮了。就是理智堅強的人，也時常會有這種趨勢的，本文的作者即是爲了避免這種趨勢，而與了讀者們一個新的，有力的刺戟，使那些在夜中掙扎的人們，重鼓起他（她）們的勇氣，再見到夜潮澎湃後的曙光。這種動機可以說相當的偉大了！

其次，我們再移開目光，放到文章的本身上去，則又不禁使我們驚異不置了；一個十五歲的女孩，竟能寫出這樣生動，逼真，熟練的作品來，不能不說是天才了！。

從文章裡，我設若能夠仔細探討一下

句話，則文章裡的人物個性，竟被作者描寫異常適宜確切，使讀者們在想像中不難構成簡單的輪廓，僅這一點，作者很可以撫心自慰了。其中不僅與聰，梁氏，與明，與智，可儀……等描寫相當透澈，就是那一露也未曾露的與啟，從他的絕筆書裡也可以找出他的痕跡了。這種筆法可以說是相當的成功了。

收場的時候，作者很輕巧的用黎婉雯的離別書信結束了全文，配襯得相當良好，並且，語句又非常動人：「……回想我以前在學校時，是一個多麼活潑天真的女孩子，不幸在十八歲那年嫁給了你，不，一千塊錢買了我的肉體，生活底糜爛與精神底渙散，到處都引起我的痛苦，白日除了打牌，賽馬，回力球和香檳酒之外，就是陪着你抽大煙，夜裡則負着疲倦和痛苦，又在受你蹂躪了……」和：「人們都有青春，誰不愛惜青春呢？」這一切的一切，是如何的有力啊！

所以，如果我們不太苛責的話，這一篇作品是相當的成功的，無論是在那一方面。

片斷瑣談

・陳曦・

此次本刊「優秀女作家徵文」，其動機自然是在爲發掘一些新進的女性文藝青年朋友，使得她們有機會也把她們自己的文章發表一下，並且也想藉此鼓勵她們的進取，更多的寫，更勇敢的寫。

本來，這六篇萬字小說原定的是在本年一月號上開始發表，但是因爲那期稿太擠，所以就延期到二月號才陸續刊載。

發完了這六篇文章的原稿，覺得很高興，在這期間並且接到了許多讀者的珍貴的批評與讀後感，不過字數太長，以致使我們終到了無法逐一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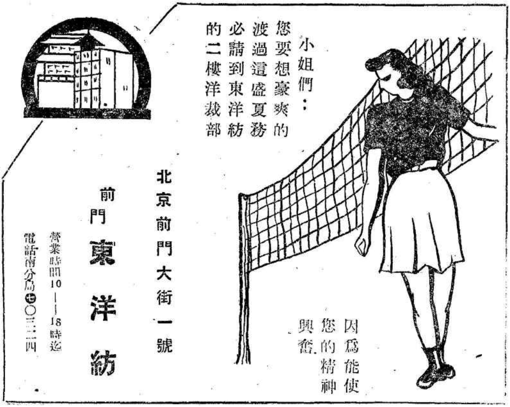
實在說起來，北方文壇雖然不振，但是一般有厚望的女性作者是已逐漸抬頭，那麼就不該埋沒她們的從事寫作的熱情，這樣，或許因此會把北方文壇促成一個較好的轉機的，也未可知。

於此，我們實在不想濫容賊助，因爲我們不是拿文字做遊戲的原故。

像紀瑩作的「小玉」，小瀟作的「攤錢」，方齊作的「復生」，西森作的「路」，張露玲作的「復活」，紀磊作的「夜潮」，這六篇當然不是我們十分所最滿意的，無論是題材與意識各方面。可是這種努力寫作的精神是殊值欽佩的。先不管成績如何，反正我們是在腳踏實地的開始做發掘工作的第一步了。

對於任何一種事，既然想幹，我們認爲最好是要澈底，始終不灰懈，永遠在推進着它。對於「文藝」這一部門工作，委實亦應如此做下去，希望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們共勉。

（七月六日夜於寄廬古都）



婦女問題講座

·前言·

在未談本文的標題之前，我們先要認清我們所要研討並解決的是「中國的婦女問題」！

記得有位朋友說過：『中國的婦女問題，是中國的「婦女」問題，中國的婦女問題，是「中國」的婦女問題』這兩句話，在乍一聽到時，覺得很是有趣，但仔細加以研討，却能把握住這個問題發生的社會契機，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因素，也就在此社會契機裡包孕滋長，這就是所謂「歷史的必然」。體認出了它的「歷史的必然」，和解決這一問題的因素，由「自然生長性」，高揚到「目的意識性」，同時由「意識的歷程」，發展到「行爲的歷程」，這便是我們所負的「歷史的任務」；也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途徑。

惟其是中國的「婦女」問題，所以我們的目光要注意到婦女；亦惟其是「中國」的婦女問題，所以我們的目光更要注意到中國。要知道在國家民族沒有得到獨立解放以前，不但婦女的一切成爲問題，即整個的國家民族都在死亡線上掙扎，這就是「中國」與中國「婦女」問題的特殊涵義。

所謂青年婦女的三部曲（1學業，職業與婚姻，到現在已成了社會上相當的嚴重問題，我們爲了求得解決的正確途徑，願與一般姊妹們及關心婦女問題的人士們共相研討！

·王賓孫·

青年婦女的三部曲

學業·職業·婚姻

一 學業

中國以數千年來的宗法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還是牢不可破的深印在大多數人的腦海，雖然國家已設立了不少的女學校，大學亦開放了女禁，但究其實際，女子能夠真正受到完善教育者，實屬有限，原因是一般爲父兄者，仍多半存有「重男輕女」的心理，中產以下的家庭，對於子女的教育，多不會有同樣的待遇，能夠供給其子去上大學，不見得也供給其女大學畢業，這是很普通的情形，而中等以上的家庭，也往往是偏重男子的教育，比方一家有三子三女，其資產能力，足以供給其子女大學畢業，或僅能供給兩三人去升大學，但結果總是供給男兒，而忽略了女兒，這是男性中心社會的必然現象，其尤其是過渡時期的普遍事實。

加以近年來農村破產，都市的生活程度逐日增高，過去能夠供給子女讀大學的家庭，至今爲了經濟的關係，往往影響到其子女學業，男子失學，尚有其努力的工作出路；女子失學，則其前途實不敢預測。

我們讀書，爲的是學以致用，勿使半途而廢，學業未能完成事小，而誤貽其終身實大，因爲在過去女子多未讀書，對於社會國家，漫不關心，一切依賴男子，也一切聽命或支配，渾渾噩噩的渡過一生，無所謂苦惱與煩惱，也不作非非的奢求，「三從四德」是她們的人生觀，這樣也便能相安。可是現在就大不相同，只要女子有了讀中學小學的機會，她的知識就超過未受教育者以上，如能加以深造，未始不能成功一特出人材，最低限度，亦可以從事教育服務社會，謀個人經濟的獨立；若只受到小學教育或中學失學，甚或中學畢業，則其職業上的出路，實屬困難，而其個人的苦悶，彷徨，亦較未受教育者多出數倍。

凡是這樣境域的婦女，若是明達世故，意志堅强，還可以閉戶潛修，培養個人的能力，以期由艱苦中找尋自己的出路；若是意志薄弱，一知半解的女性，只學到了外界的皮毛，醉心虛榮，耽於安逸，渴求物質享受，則其結果如何，社會上已有不少的這樣的事實在告訴我們，我們也只有付之一嘆！甚或有人會怪到中國的教育失敗，說是教出些既不能勞心亦不能勞力而又只知享受的純消費者。殊不知這是社會上一大問題，决不宜武斷的批評，也不能一概而論。

總之，受過教育的婦女，如果有了弱點的表現，這在社會上是不會原諒她的，可憐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婦女，都會被人指摘譏笑女性之無能；還有學業未完成的女性，也當然會被人視爲幼稚，這能怪教育的失敗或婦女自身之不要強嗎？實在是難以解答！

二 職業

欲謀職業，必須有充分的能力，所以隨了學業問題而來的便是職業問題。

自五四運動以後，婦女由家庭中解放出來，爭取社會上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在各種職業部門，也想爭得均等的機會，新女性的活躍，在當時是呈現着蓬勃的氣象，但終於因了本身的諸問題，婦女職業，便一直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原因是當時的婦運，多半是出於被動的地位，自發的要求的成分很少，所以婦女職業的呼聲，不久便趨於沉寂。

至今日因爲生活程度過高，謀生不易，婦女職業問題，遂日漸顯示其嚴重性。婦女想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或不是理想的職業，是這樣的困難，因爲有許多機關，根本就不採用婦女，怎樣打破這非常的難關？這是飢餓線上每一個婦女都應該研討的，也就是每一個婦女的責任。

現在僅把我們的意見貢獻給一般姊妹們：

一，如何獲得職業？

1，特殊技能，雖然失業的人是這樣多，但是有了特殊技能的人，總比較容易

有找到職業的機會，即令是暫時埋沒，但決不會永久的沒有辦法，由特殊技能找到的職業，相信還會穩固而持久，雖然專門的特殊技能一時不易學習，而醫生，會計，速記，打字等，却是比較容易，並且也合乎女子的個性，正在苦於職業的姐妹們，爲什麼不去學習一門專長呢？有了特殊的技能，自能發揮自立的精神，找到了解決生活，寄託精神的職業。

2，修養品格，婦女被擯於一部分機關門外，或被置於各機關不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固然是由於能力不如男子，而其最主要者，還是由於品格的表現。婦女的優良品格，便是一切的保障，換句話說，婦女如無優良的品格，便會失掉了一切。我們常聽到人說，一個女子被介紹到某一機關的時候，最爲當局所關心的，便是品格如何，造成了這種事實的原因，並不是整個婦女界如此，只是少數的幼稚女性的不知檢點，便影響了多數婦女的職業出路。要知道在中國仍然保持着半封建的社會形態裏，女子的一舉一動都會惹人注意，尤其是女公務員，稍一不慎，就會招人輕視，所以說品格的修養，也是不可忽視的。

二，如何保持職業？

1，認清自身之職務，如果對於自己的職務沒有認識，就不會感覺興趣，這不但會貽誤公事，並且也誤了自己，要知道學識能力，都是由經驗中得來，不去努力工作，不去實地鍛煉，是不會有進步的，雖說是要求進益，爲了對國家社會多所貢獻，就不得不在自己的職務上所負的使命而努力，如此也可以無形中提高了婦女的人格與地位。

2，養成勤勞的習慣，要爭求女子的人格和地位，必須在工作能力上表現，千萬不要玩忽公務，或因事務之繁瑣便不願去作，要知道往往在細微處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作事精神，所以說勤苦耐勞的習慣，是每個職業婦女所應具有的美德。

三　婚姻

不管一個女性的學識如何，在事業上的成就如何，「結婚」是一般女性的最後歸宿，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也許會有人說，「獻身於宗教的修女們，以及某某學術家，哲學家，或從事某種事業者……終身不嫁，她們的歸宿，不是更偉大嗎」？要知道這只是很特殊的少數人而已，我們所討論問題的對象，是全體的大衆婦女，那麼，婦女大衆的婚姻問題，怎樣才能夠獲得合理的解決呢？

我們知道中國過去的婚姻制度，完全是包辦式的，只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決定了一個婦女終身的命運，個人絕沒有獨立意志，以致造成了許多的悲慘史跡。可是自新文化運動以後，一部份的都市婦女，掙脫了數千年的傳統枷鎖，跑到社會上來爭取「自由，平等，獨立，解放」，反對包辦式的婚姻制度，於是「自由戀愛，社會公開，婚姻自主……」之說，遂高唱入雲，我們對此並不敢有所非議，並且要佩服這般先進者奮鬥的勇氣，欣喜這是婦女界一種進步的表現，窃願婦女們人人得到自由婚姻的幸福！却沒想到由此更顯出了較舊式婚姻尤甚的悲慘劇目！

回想三十年來毀滅於自由戀愛中的女性，已不可數計；犧牲在社交公開裡的女性，也有目共覩，這種社會上的罪惡，究竟應該由誰來負責呢？我認爲決不是女性一部份的問題。

過去婦女的痛苦，是由於封建勢力的壓迫；那麼現在婦女的痛苦，又是由何所造成呢？首要的「自由戀愛」，不澈底的「婚姻自主」，可以說都是製造這種悲劇的好材料。爲今之計，只有喚醒婦女界對於現代婚姻的應有認識：

一，正確的戀愛觀，要知道戀愛不是享樂，戀愛不是玩弄男性及遊戲人生的手段，戀愛是結婚的前奏曲，如果不想結婚而輕談戀愛，那是一種最不幸的戀愛，可是有一部份青年女性，都是誤解了戀愛的意義，往往存着一種好奇的心理而去嘗試，如此便很容易走入歧途。

要知道中國過去是早婚制度，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學以上的男子多已結婚，婚姻美滿的男性，尚能潔身自好；如果他也是時代下的犧牲者，感到了包辦婚姻的痛苦，那就另想發展，向着別的女性追求，已成了不可諱言的事實。而女子多半意志薄弱，只憑一時的感情衝動，很容易和人接近，這是多麼危險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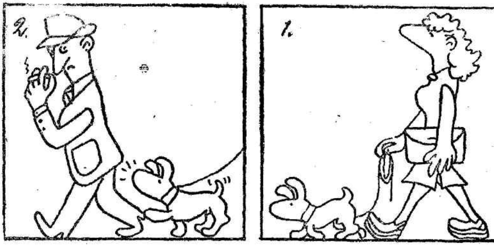
二，對象的選擇，一個理想的對象，最好要理智些，因爲青年人的感情是豐富的，流動的，很容易受外力誘惑被變壞屈服，當感情傾注於某一男性時，便不容易發現對方之缺點，俟失足後，則回頭也來不及了，所以說事前必須有冷靜的頭腦，堅強的理智，才可以獲得幸福的伴侶。關于對象的選擇，最好是對方要有高尚的人格，堅強的意志，健全的體格，充實的能力，誠懇的態度，豐富的學識，如此，才可以不致上當，才可以獲得幸福！

四，結論

總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此時青年婦女的學業，婚姻，已成了社會上如何嚴重的問題，又是如何的困難！尤其是今日的女性，已逐漸的顯示着過剩，學業既不充實，職業更難獲得，而婚姻問題之困難，自在大家意料中。所以我們提出了這三部曲，想着喚起社會人士的注意，急起設法，加以補救，在參戰體制的意義上，在完成國民組織的課題下，對於婦女問題，是不容吾人忽視的！

第一講完

・華北作家協會爲貫徹會員一般知識，及給予學術上之修養起見，特由該會學術組舉辦各種學術講座，本刊邀請王寶琛女士担任婦女問題講座，由本期起逐期撰述發表，敬希讀者注意。



漫畫漫話

許多時髦的女人，在說話時，常常喜歡用新名詞，彷彿若果不用新名詞，就好像不夠時髦似的，不過有的人，因爲所受教育的問題，往往將她們自己認爲的新名詞，用得驢嘴不對馬嘴，反而使人聽起來，哭笑皆非，肉麻之至。

我的一個朋友的太太，是不會受過高深教育的，但是她極力追求時代，並且特別喜歡用新名詞來掩飾她的愚蠢——這樣的女人是應該被稱爲愚蠢的。記得有一次一個朋友去拜訪她的丈夫，可巧她的丈夫不在家，她十分客氣的將這位朋友迎接到屋內，更親切的說：「你怎麼老不來，你知道我一人在家是多麼寂寞啊！」這位朋友抓耳搔腮，無言可答，只好說：「隔日再來看×先生。」即奪門而出，唯恐她再說出別的更新的詞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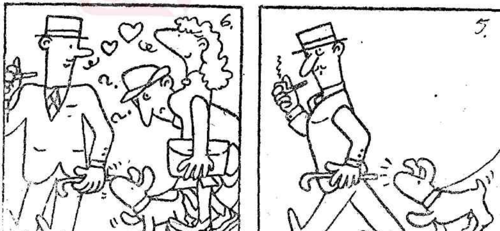
由此可見，現在所謂時代的女性，多是只求其外表而不求其實質的，所以根本失去了時代的原意，這樣的女性，如果讓她算算三加五，恐怕她也許會脫下襪子數一下吧。

× × ×

跟一個女人談話，能夠會到他的溫柔，親切，靜穆，兩個女人的時候，她們就要跟你辯論，三個女人，男人就要吃虧的，正像，一個女人連毛毛蟲也會害怕，兩個女人，耗子也不怕了，三個女人，她們就敢用石頭去擊睡着的老虎。

× × ×

假若你向一位長得像張飛的女人誇讚她一句「漂亮」，她也會像十六歲少女那樣忸忸怩怩，羞羞答答的否認而又滿意的瞟你一眼，這就足證明無論什麼樣的女人，到了多大的年齡，在這時，都是非常大膽的。

× × ×

一個鼻子像蒜頭的女人，在批評別人的時候，絕對避免批評人家的鼻子，假若她的嘴巴像痰盂，別人的嘴巴像